

鹰笛·天缘

愣本才让·阿姆 赵晖

【剧中主要人物形象、性格定位、命运走向以及结局】

瞿麦尔

女主角，电影开始时她已经三十岁了，故事讲述的是她二十四岁那年的一段日子。

瞿麦是生长在西藏高海拔的藏北高原上最普通的龙胆科草本植物，夏季开花。这样的野草一样的植物在草原上恣意生长，无边无际。作为一个名字，作为一个人生的寓意，希望这个名字能带领名字的主人展开夺目别样的人生。而在草原上，那就是一棵草。我们就叫她“麦尔”。

麦尔出生于台湾，在英国完成她的大学正统音乐教育，演唱受美国嬉皮文化和台湾早期校园民谣影响。长久以来，麦尔一直被心灵深处的一缕笛声召唤。麦尔在一张个人大碟的制作关头却忽然失声，她悄悄离开，不辞而别，她必须要解决心灵的孤寂才能够表达音乐。

在瑜伽修习中心，一个有着湛蓝色眼睛的瑜伽士看见了麦尔，当他们的目光相遇时，鹰笛的声音像死去的鹰王的羽毛从阳光中融化和飘落，麦尔的前世今生的宿命就此展开。

泽朗多吉

男主角，有着藏族古老部落血统的康巴男人，他的家族世代代为寺庙制作古老的乐器，多吉家幽深的作坊里悬挂着各种乐器，每一种乐器都是草原子民音乐和史诗一般的历史。

麦尔出现，因为鹰笛那个神秘的谶语，吐蕃特人将在鹰笛的命运里生生世世地与异族人相爱。多吉对麦尔经过相遇、碰撞、误解、分离、逃避、面对的

曲折过程中，在不断走入鹰笛的古老时光，与前世记忆的交错中慢慢发现和确认，那初次相遇时的心动，就是前世宿命的爱情。就像鹰笛的宿命一样，这爱情注定了充满流离和苦难。当麦尔喊出“你不能拥抱我，我可以拥抱你时。”多吉的灵魂和麦尔的歌声一样苏醒了，也就在那一刻，多吉为救人，在意外发生的汽车燃烧爆炸中和鹰笛一起燃烧。火供，藏族古老的生命祭祀，多吉浴火而往生。

央金拉姆

11岁的藏族小姑娘，邛山部落族中的精灵，她的眼睛像一千年的湖水，时而幽深，时而斑斓。拉姆是麦尔前生记忆中的影子。在前生，麦尔就是拉姆，在土司官寨清涼的石板路上走过的吐蕃特小女孩，麦尔和拉姆是骨中的骨，血中的血。在纳木措，拉姆发出了故事里惟的一个声音“唵嘛呢叭咪吽”。拉姆将成为我们关于雪域的联想，如同音乐，如同注视的眼睛，覆盖一切喧哗。

姆拉

七十多岁的扎仓部落的贵族小姐，邛山部落最后一位土司夫人。麦尔护送的鹰笛就是扎仓部落的信物。六十多年前，扎仓部落养护了驼峰飞行队的受伤飞行员，姆拉爱上了他。为了部落的利益，姆拉远嫁嘉绒藏区，鹰笛是她送给飞行员的爱情信物，相约，吐蕃特男人和女人在生生世世里凭着鹰笛的命运，彼此辨认、相恋。姆拉一直在等待鹰笛归来，她以古老王族的礼仪为鹰笛送行，安排拉姆引路，她送多吉、麦尔和鹰笛上路，然后自己上路。

1. 北方面朝大海的一个山崖,外,
清晨,2005年6月

银幕是黑暗中片刻的寂静……

只有海浪若有若无抚过沙滩的细碎的声音。

阳光直射进一双黑色的眼睛,瞳孔在阳光中像黑色的珍珠一样,突然被惊喜放大了。惊喜是孩子无邪的惊喜。

一个女孩捂着一个约摸六七岁男孩的双眼,阳光透过双手的指关节,骨头像透明的牙雕,金色的,炫目的光线。

在手指轻轻的挪开的那一瞬间,浩瀚涌动的大海占据了孩子全部的视野……

海,蓝色的,平静的,与天空的蔚蓝融合在一起的完整的蓝。

大海边,山崖突出的观景台台上。站着母子两人。

“阿妈,呔加措音拜!”(妈妈,这就是大海吗?)藏族男孩抬头问道。

“音!”(是的!)女孩回答道。

女孩爱抚的为他理理额头上的发丝。

海风吹拂着孩子鲜艳的藏式短衫,在不远处的天空,飞翔的海鸥发出的叫声。

那双纤细的蒙住孩子眼睛的手紧紧搂住孩子小小的身躯。麦尔,穿着白色亚麻长袍,卷曲的长发随意地垂在肩头。

麦尔蹲下身,洁净的没有脂粉的脸庞偎依在孩子的小肩膀上,那样的安静。麦尔的右侧眉梢发际,有一粒深褐色的痣。麦尔贴着孩子的脸轻轻摩挲着,和他一起眺望着大海,耳垂上孔雀蓝的耳环带着浓浓的印地风格。

孩子望着大海,麦尔告诉孩子:“阿从帕域格曲吹涌个rai”(是我们家乡的水流到了这里!)

“阿喜格!”(我知道!)小男孩的点

头说道。

海浪有节奏的声音似乎是内心的叹息,阳光在眼前升腾着,鹰笛的声音在蓝色的海天之间飘荡,歌声响起:

为什么遇见了你?

为什么认出了你?

前世的梦刚刚醒来,

今生的水要流向何方?

海风吹开孩子的衣襟,胸前,一枚系在牛皮绳上的绿松石在阳光下反射着迷离的光彩。

孩子欢快的声音:“阿妈,阿从牢着盖?”(阿妈,我们回家吗?)

麦尔温柔的声音,这声音坚定而安详:“阿罗,阿从牢着!”

在麦尔收拾石头、经幡叶片、孩子看着童年的小车的叠化的场景中出片名、主创人员、字幕

2. 某海滨度假小镇的街头,外,下午,1999年9月3日

一个琳琅满目的旧货摊,上面是许多旧货,古玩。

摊主是个高大壮硕的黑人,他穿着一件美军飞行夹克,戴着美国星条旗头巾,正在兜揽生意,两个街头打扮的金发少年在挑选旧式军用吊坠、手链。

那对我们已经见过的纤细的手伸向旧货摊,那时,这双手的中指和无名指上各戴着两只装饰华丽的戒指。

手拿起一叠破旧的日记本,随便翻动了几页,她的眼睛看到了一个东西,忽然一亮……

麦尔的手准确地在旧货中间挑出一枚系着牛皮绳的鹰笛。

麦尔对着阳光转动着鹰笛,象牙般的鹰骨在阳光下透出细小碎裂的骨纹。

麦尔尝试着把鹰笛放在嘴边,吹出

一个单调的音阶,周围的喧嚣一下沉浸在一种奇异的安静中。

挑选旧货的街头少年好奇地看着麦尔。

麦尔似乎也被鹰笛奇异的声音摄住了灵魂,她闭上眼睛,吹出了第二个音阶。

随着鹰笛发出的音阶,麦尔头顶上,阳光旋转着穿过一棵茂盛的的大树,枝头的小鸟被音乐所卷动的一阵轻风吹起,一片白羽飘向闭着眼睛的麦尔。

麦尔的眼前一片幻觉中模糊的画面。阳光、羽毛的阴影,两个小姑娘的笑声与鹰笛的声音交织在一起。

3. 唱片公司录音棚,内,夜,1999年9月6日

一双手有些神经质地敲击着录音台。

录音台旁边,站着四个男人,出版人疲惫不堪,领带已经拉开歪在胸前。

另外两个人交换一下不安的眼神。

录音棚里,麦尔垂着头,站在麦克风前,脸上布满凌乱的阴影,闭着眼睛,胸前挂着那枚鹰笛。

录音师不满地对出版人抱怨着:“她老是说听到奇怪的声音,哪有?我看是她磕药磕HIGH了吧?”

出版人交叉手臂担忧地望着麦尔。

麦尔突然抬起头,张望着什么,但是视线迷茫,没有焦点。

4. 唱片公司长长的幽深的走廊,内,凌晨,1999年9月7日

麦尔面无表情地自顾走着,出版人在后面亦步亦趋地紧跟着她,他们的头顶上,走廊灯在脸上投下明灭的光影。

一扇录音室的门后传来一个甜美的女声,流行歌曲。

麦尔越走越快。

他们走出唱片公司的大堂, 出版人跟不上了, 他一把拉住麦尔的手: “麦尔, 别这样, 去看医生吧, 歌手失声很普通, 你不能回避。”

麦尔把他的手摔开, 冲向停车场。

出版人无奈地看着麦尔向急风暴雨一样开出一部四驱越野车, 汽车急速转弯, 把红色的塑料路障撞飞。

出版人无奈地看着汽车疾速远去。

5. 海滨马路, 外, 凌晨, 1999年9月7日

麦尔漫无目的地行驶在海滨。

麦尔靠在一个加油站的通宵快餐厅门口, 一张海报突然映入她的眼帘。

雨似乎没有降下, 但雨刮器一直在划动。

在雨刮器单调的移动中。麦尔看见一张笼罩在东方宗教神秘感中西方男人大理石般的面容。

麦尔下车, 撕下那张海报“瑜伽修习中心”, 麦尔仔细阅读着, 安静下来。

鹰笛的绿松石发出柔和的光, 麦尔的右脸颊上, 眉梢发际, 一粒深褐色的痣。

6. 海滨瑜伽修习中心, 外, 日, 1999年9月7日

麦尔熟练地给一群簇拥的学员签名。

在一名瑜伽老师的陪同下, 麦尔在瑜伽修习中心参观着。

一群身着练习服装的学员在练习。

麦尔看到远处的石壁……

面朝大海的石壁上, 一个身穿绛红色长袍的西方老人独自坐在一块白色地毯上, 一头亚麻色的卷曲的长发在后脑上盘了一个发髻, 耳朵上挂着一对银质耳环。

麦尔发现了老人, 径直向老人走去, 陪同她的瑜伽老师停下脚步, 看着麦尔走向老人。

冥想中的老人缓缓睁开眼睛, 那是一双湛蓝的眼睛, 充满了东方禅定般的深邃和安详。海风吹得他身上绛红色的长袍猎猎作响。

麦尔望着老人, 眼睛里面突然噙满了泪水。

7. 海滨瑜伽修习中心, 外, 清晨, 1999年9月8日

海浪在石壁撞碎了, 又归于平静, 短暂的平静, 另一次汹涌, 另一次破碎, 周而复始。

麦尔换了一件纯白色的长袍, 赤着脚, 盘坐在老瑜伽士的面前, 伸展出一个莲花盛开般的姿势。

老瑜伽士把麦尔的鹰笛举起来, 对着阳光端详着, 阳光下, 鹰笛细碎的骨纹, 部落的徽记, 古老的具有图腾意味的藏文。

瑜伽士的声音, 一种诗歌般的法语: “一个驼峰飞行队的飞行员曾经在他的日记中讲述过这种古老的藏族部落乐器, 它来自鹰的骨头, 代表部落神圣的尊严。六十年前, 他在香格里拉养伤, 和部落公主相爱了, 鹰笛是他们爱情的信物……”

麦尔在瑜伽士的面前俯下头, 瑜伽士把鹰笛套在她的脖子上, 继续用那安静的声音说: “去吧, 你听到的声音, 还有你失去的歌声, 应该都和这只笛子有关, 那个飞行员在他的日记中曾经写道, 得到它的人都有一种宿命般的使命, 必须听从它的召唤, 去寻找它的故乡, 才会得到灵魂的安宁……”

瑜伽士苍老的手抚过麦尔右颊上那粒

深褐色的痣, 脸上浮现出一个神秘的微笑。

8. 海滨度假小镇, 外, 日, 1999年9月12日

还是那个壮硕黑人的旧货摊, 麦尔把一张大额美钞随意地塞在摊主的手里, 戴上墨镜, 转身离去。

她的手里是那本破旧的日记本。

黑人惊讶地看着大钞对着她美丽的背影吹吹口哨, 嚷嚷着: “hey, sweet heart, anytime, come back, I have nother old thing, you must like.” (美女, 我还有别的旧货, 你一定喜欢。)

麦尔背着他摆摆手。

9. 海滨酒店露台, 外, 黄昏, 1999年9月12日

麦尔抚弄着鹰笛, 眺望着夕阳西沉的大海深处。

一个男人的声音, 四十年代的美语: “We apart, said goodbye in the sunset, I see I lost her forever, my Tibet princess……” (我们在日落时道别, 我知道我永远失去她了, 我的吐蕃特公主, 但是她把鹰笛给了我, 在永生的时光里, 鹰笛将带着我的灵魂回到她的身边……)

麦尔身后, 桌子上摊开几张发黄的脆纸, 一幅用自来水墨笔潦草勾画的地图, 有英文, 有藏语。标注着东方和西方。旁边还放着一张摊开的亚洲地图, 一条红线从太平洋岸边的岛屿一直拉到西藏。

大海的落日似乎把地图燃烧起来。

那年代久远的墨迹每一个弯曲都充满了神秘的寓意。

墨迹逐渐被放大了, 幻化成大地上的河流道路, 阳光叠印在一起。

10. 康区小镇,外,日,1999年9月20日

一条被茂密的苹果树覆盖的公路,远处的终年积雪的山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个热闹的藏族居住的小镇,阳光照耀着……

一辆中巴车刹车停下。许多游客下车。

麦尔从汽车上跳下来,牛仔裤,格子衬衣在腰部打了一个结,简单中流露出随意的装扮。脖子上围了一条墨绿色的丝巾,小心地遮住了鹰笛,CHANNEL墨镜,宽边的羊皮帽。背着一个不大的背囊,戴着MP3耳机。

车门在麦尔的身后关上了,麦尔冲着车上的旅客挥挥手,车窗上,一张张黝黑的,表情并不丰富的藏族人的脸一闪而过。

几辆摩托车卷着风马旗风驰电掣地冲过来,长途汽车开走了,摩托车轰鸣着,绕着麦尔和其他游客打转转。

高原的阳光下,摩托骑手们的打扮都差不多,脏兮兮的牛仔裤,运动衫,表情看不清楚,只有卷曲的头发,发亮的眼睛,他们围着麦尔,发出拉客的吆喝声:“住家庭旅馆,三星标准……”

麦尔有些紧张,她略带着惊讶和厌恶的表情本能地做出保护自己的姿态。护着胸前。

她在等待,寻找着周围。

11. 康区小镇苹果园,外,日,1999年9月20日

巴桑和多吉穿着藏装,在往苹果树旁边的“崩康”上插经幡,多吉干得很专心。白色的崩康,五彩经幡在泛出金黄的苹果园中间充满色彩的印象。

巴桑注意地看着不远处被摩托车手纠缠的麦尔。

巴桑穿着颜色鲜艳的宝蓝色藏袍,金黄色的绸子衬衫,很华丽,多吉穿着一件白色衬衫,衬衫没有扣纽扣,用皮袍掩着扎在腰间,一个潇洒,一个沉默而结实。

巴桑朝着麦尔的方向摇摇头,发出夸张的讥笑:“阿呀,这些爱赶时髦的家伙,一点儿都不懂游客心理学,这些老外到我们康区,要看的是像我这样骠悍的康巴汉子,血管里流着马蹄的声音。我敢打赌,她不是日本人,就是韩国人,你瞧她的墨镜。”

多吉埋头干活不语,巴桑绕着“崩康”转了个方向,背转麦尔脸朝多吉,巴桑兴奋地:“瞧,她朝我们这边来了,女人在这种陌生的地方警惕性可高了,她们只相信直觉还有第一印象。”

多吉抬起头,麦尔果然拂开纠缠她的摩托车手,朝着他们的方向张望着,似乎准备走过来。

在苹果树的光影中间,在摩托骑手们不甘心的纠缠身影中间,在乡村公路腾起的尘土中间,多吉瞥了麦尔一眼,那一个目光中,麦尔闪躲着两边疾驶的汽车,不知道该怎么办,像个迷路的孩子。多吉微微皱皱眉头。

巴桑低声喝着:“别看她,我打赌,她已经被我吸引住了,这就是女人的心理,你追求她,她骄傲得像牡鹿,你冷淡她,她就会像蛇一样缠着你。她很有气质,今晚喝酒我请客。”巴桑装模作样。

多吉看着巴桑的身后,忍不住笑了。一个健硕的藏族姑娘跑了过来。

巴桑还在装模作样:“怎么样?她是不是不会说汉语,说HELLO吧。HELLO。”巴桑冲着多吉无声地做出口型。

巴桑背后的藏族姑娘大声喊起来:“多吉,和我们一起准备赛歌会吧,我们需要你。”

巴桑闻声懊丧地转过头,看见麦尔和寻找而来的桑珍手拉在一起。

两人有说有笑地朝桑珍的家庭旅馆走去。

多吉也远远看着麦尔和桑珍的背影回答道:“不行,我恐怕没有时间,我要给西藏自治区藏戏团赶一批乐器出来。”经幡连续几下都没有插好,多吉的心思似乎被什么牵动了。

巴桑自告奋勇:“央金,我有时间,我来给你们准备吧。”

藏族姑娘拍拍手:“算了吧,巴桑,你的歌声会把鹧鸪山那边的野驴给召来的。”

多吉哈哈大笑,经幡在苹果树下飘扬着。

12. 桑珍家庭旅馆,内,日,1999年9月20日

麦尔拉开窗帘,远处的雪山宛如被原木框住的画面,麦尔凝视着雪山,从胸前取出鹰笛。

传来敲门的声音,麦尔赶忙把鹰笛收好答道:“请进。”

桑珍推开门,手里拿着一支藏香,看见麦尔眺望雪山,桑珍介绍道:“那是贡嘎神山,神山可灵验了,绕着神山是我们的转经之路,你也是来朝圣的吧?”

麦尔显然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传说,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是,哦,不,我是个歌手,来找一种古老的乐器。”

桑珍注意地又把麦尔上下打量了一下:“歌手,你唱过什么?我们这里出了很多藏族歌手,在全国很有名的!”

麦尔尴尬地耸耸肩膀:“我不熟悉,我是从台湾来的。”

桑珍恍然大悟地:“哦,台湾歌手,那你认识张惠妹吗?”

麦尔点点头。

桑珍高兴地拉着她的手：“哇，真好……”

桑珍高兴地冲出门去。

麦尔惆怅地听着桑珍的脚步声和快乐的喊声：“阿妈啦，她是个歌星。”

麦尔打量着房间里的藏式陈设，自言自语道：“我这是在哪儿啊？”

13. 巴桑的藏式餐吧，内，夜，1999年9月20日

酒吧里播放着藏族流行歌曲。电视机里播放着藏区的风光片。

多吉和巴桑在酒吧一角，多吉在埋头用木工刨床给巴桑做一个新吧台。两个人的身边摆着一摞啤酒罐。多吉站得笔直地端详着木器的线角，又推出一条长长的刨花，多吉做木工的样子专注，认真，巴桑弯腰检查着脚上的木雕，嘴里喋喋不休：“多吉，你们家的乐器作坊还能挣钱吗？像你这样一刀一斧头，太没有效率了。辛苦一个月还没有我一天晚上的酒钱多。”

多吉满意地放下刨子，啪地打开又一罐酒：“总要有人做，不然就失传了。”

多吉喝一大口酒，仰头看见麦尔进来了。麦尔换了一条长裙，头发刚洗过，湿漉漉的，很有女人的风情，麦尔没有注意到角落里的多吉他们，她站在门口，立刻被喧闹的声浪给吓住了，犹豫着该不该进来。

多吉踢了踢巴桑的屁股，巴桑的头差点撞在桌角，巴桑气恼地直起身：“你干什么？”

巴桑抬起头也看见了麦尔，他转嗔为喜，迎上前去。

门口的麦尔突然被吧台背后墙上的一幅画吸引了。

昏暗的灯光里，是一个藏族少女的

画像，画像上的少女就是拉姆，安详宁静的神态，细小的发辫，黝黑的肤色，整个画像散发着摄人心魄的幽深和美丽。

在麦尔的感觉里，所有的喧嚣都突然销声匿迹了，她像被击中一样笔直地向画像走去，一对孪生小姑娘的模糊面容和笑声与拉姆的画像叠印在一起，麦尔的脸上浮现出亲切、甜蜜而又忧伤的表情。

多吉注意到了麦尔情绪的变化，他把手里的啤酒罐轻轻地垒上去。

麦尔走到吧台前面，服务员热情地招呼道：“您要点什么？”

麦尔没有回答，抬头望着她身后的画像。巴桑注意到麦尔的眼神，他上前扭转射灯的光柱，画面明亮了，但是画面的反光也破坏了拉姆脸上那种梦幻般的神秘。麦尔从自己的感觉回到现实中，她若有所失。

巴桑殷勤地用英语说道：“Welcome 欢迎光临唐古拉风。”

麦尔用汉语回答他：“谢谢，我要一瓶啤酒。”

巴桑热情地：“我们有雪花、蓝剑、嘉士伯、喜力、百威。”

麦尔想了想：“我想喝本地的酒。”

巴桑笑起来：“本地的，好！”

巴桑从吧台下面抱出一坛咂酒，往里面倒进热水，自己先示范着咂了一大口，把一根麦管让给麦尔。

麦尔好奇地埋下头尝试着咂了一大口。

巴桑趁麦尔咂酒的时候跟角落里的多吉做了一个炫耀的手势，酒吧角落里，多吉已经不见了，只留下高高的一摞摇摇欲坠的空酒罐。

麦尔抬起头，对巴桑竖起大拇指，巴桑接着咂。

14. 小镇露天温泉，外，深夜，1999年9月20日

小镇边上的温泉。袅袅升腾着热气。

多吉的身影像一尊黑色的雕塑，在星光下可以看见优美的线条，在他的肩膀和背部的某个地方，有些发亮和反光。

温泉旁边的矮墙外面传来有些凌乱的脚步声和说话的声音，是麦尔和巴桑。

麦尔好奇地：“这么晚了泡温泉。”

巴桑的声音有些醉意：“嘿嘿，什么泡温泉，就是洗澡，我们这里从小就在露天洗澡的。多吉从来不和别人一起洗澡，让别人看见他的身体。都是摸黑来洗澡，多吉拉，多吉拉。”

多吉没有回答，也小心地不发出声音。

麦尔劝阻巴桑：“为什么不和别人洗澡？算了吧，巴桑，他可能不在，这么晚了，明天，你带我去他家的乐器店找他吧。”

巴桑炫耀的声音：“也好吧，你放心，你的事情没问题，你遇到我就对了，有我巴桑在，你将不虚此行。乐器，多吉他们家从爷爷的爷爷就开始做乐器，就是石头到了多吉手里也会变成乐器的，明天，我要先带你去参加插箭节……”

两个人的声音渐渐远去了，多吉从水里站起来，哗啦啦地把水举过头顶，水流击打的多吉的身上。

星光下他的伤痕隐约可见。

15. 苹果园的山坡上，外，日，1999年9月21日（插箭节）

“拉则”山上。

山头上的煨桑台旁边，人们在煨桑，念经祈祷。

许多人在插箭，撒风马，煨桑，马蹄翻飞，康巴汉子呼喊……

远处，还有马队赶来。

麦尔坐在山坡上的一棵插满经幡的箭垛下，沉醉在这个她从未经历过的场景里，她的眼睛望着猎猎作响的经幡，情不自禁地涌出了泪水……

在飘飞的桑烟中，火光的飘忽中，麦尔看见一个煨桑的小女孩，非常像油画上的拉姆，她努力寻找着，似乎在辨认自己已经在转世的流离中荒芜了的记忆。

在麦尔的眼前，又出现了明亮又模糊，清晰又遥远的幻觉，一对孪生姐妹美丽哀婉的歌声，拉姆的眼睛，两双眼睛……

麦尔向桑烟奔去，泪流满面。

桑烟缭绕，女孩消失了，好像从未出现过一样，麦尔惆怅地站在烟火和高原的阳光里，样子非常孤独。

风马旗漫天飞舞，海螺发出了辽阔的声音。

16. 小镇多吉家的乐器作坊，内，黄昏，1999年9月21日

巴桑喊着“多吉”径直朝后院走去。

麦尔停留在前堂，仔细地打量着陈列的乐器。口弦、号、螺，竖笛，麦尔摩挲着一面装饰古朴的鼓。麦尔还是白色衬衫，牛仔裤，没有戴帽子，领口的丝巾系在浓密的头发上。

巴桑和多吉带着得意的表情说着什么从后院出来了，多吉只是听着，手上留着雪白的木屑。巴桑领先多吉几步，悄悄走到正在专心辨认乐器的麦尔背后。

多吉沉默地观察着麦尔，麦尔看着乐器，还是迷茫的表情，眼神似乎停留在某个过去的遥远时光。

巴桑看见麦尔的手抚摸着鼓面，用故意吓唬她的语调恐怖地说道：“小心，那鼓可是一个美丽处女的皮做的。”

麦尔的手果然吓得缩了回来。

巴桑哈哈大笑起来。

多吉嗔怪道：“别吓唬人家。”

麦尔感激地望向多吉，这是他们第一次相互近距离地相互打量，多吉也是白色衬衫用皮袍系在腰间，麦尔主动伸出手：“麦尔，瞿麦尔，大家都叫我麦尔。”

多吉几乎是笔直地抬起手臂，潦草地和麦尔握了握手，几乎立刻就松开了。他转过身走向那些乐器，麦尔站在他的身后，小心地抚弄着多吉留在他掌心里的细碎发亮的白色木屑，麦尔没有把木屑抖落掉，而是慢慢地下意识抚弄着。巴桑在一边介绍：“多吉他们家族是康区历史最悠久的乐器家族，从十八世纪开始就给西藏和制作宫廷乐器和宗教乐器。你需要什么乐器尽管说。”

多吉摆弄着墙上的乐器，没有看麦尔：“如果定做可能不行，最近我们在给自治区藏戏团赶制一批乐器，忙不过来。”

麦尔犹豫了一下，看着多吉的背影，小心地从胸前掏出鹰笛摘下来，巴桑在一边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叹。

多吉转过身，看着麦尔手里捧着的鹰笛，表情也变得肃穆起来。

多吉双手珍重地高高捧起鹰笛，嘴里轻轻念了一句“唵嘛呢叭咪吽”。

麦尔看着多吉举起鹰笛的动作，脸上闪出一丝奇异的表情，多吉的动作似曾相识。刚好这时多吉也抬起头来看着麦尔，四目相对。

17. 多吉家乐器作坊后院，内，黄昏，1999年9月21日

多吉他们站在叔父的床边，老人家显然在生病中。

多吉的叔父无比珍重地用前额虔诚地触碰了一下鹰笛，老人用犀利的眼光看着麦尔：“你从哪儿得到的鹰笛？”

麦尔：“在美国一个黑人的旧货摊上。”

多吉和巴桑交换了一下震惊的目光，然后一起望着多吉的父亲。

老人用尊敬的手势把鹰笛还给麦尔：“不论你在哪里得到的，这都是一份殊胜的因缘。鹰笛是用鹰的翅膀做的，鹰是我们藏族的神鸟，尤其是秃鹫的翅膀做的鹰笛，更加罕见。秃鹫是我们藏族人天葬时神的使者，它临终时会一直向着太阳飞去，直到身体在阳光下燃烧起来，秃鹫会把自己燃烧成灰烬，它们的遗骨非常珍贵，所以用它们的翅膀做成的鹰笛是非常珍稀的，鹰笛的声音不是普通的音乐，能够听到鹰笛的声音，就会获得殊胜的加持。”

麦尔学着老人的样子把光洁的前额贴在鹰笛的骨头上。

老人看看作坊里忙碌的个人：“把鹰笛收好，我们正在赶制一批西藏藏戏团定制的乐器，等忙完了以后，我让多吉陪你去打听鹰笛的线索。”

麦尔茫然地望着多吉，想知道老人和多吉说了些什么，多吉看着叔父：“我叔叔让我帮助你找到鹰笛的来历。”

巴桑兴奋地：“好啊，鹰笛，麦尔，今晚我请客，为鹰笛，为麦尔。”

麦尔感激地望着多吉，多吉默默和麦尔交换了一个目光，目光里有了期待和承担共同使命的默契。

18. 巴桑的餐吧，内，夜，1999年9月21日

麦尔坐在吧台前，面对着拉姆的画像，面前放着一杯酒，若有所思。

巴桑和多吉的身边围着桑珍、央金等一群活泼的藏族女孩。

桑珍央求道：“来吧，多吉，参加我们的赛歌会吧。我们三年都没有得到金苹果了。”

多吉不自觉地瞟了麦尔一眼。

桑珍跳起来拉住麦尔：“还有麦尔，麦尔可是台湾来的歌星，她和齐秦、张惠妹都是好朋友，麦尔，参加赛歌会吧。”

麦尔和多吉再次交换了一个在众人之中使他们和周围隔绝开的默认的眼神。

19. 巴桑的餐吧，外，深夜，1999年9月21日

餐吧里，桑珍、巴桑他们围着一架卡拉OK电视机，正在兴高采烈地合唱一首流行歌曲。

外面的平台上，麦尔独自坐在餐吧外面的木头凳子上，望着墨蓝色的天空发呆。

多吉悄悄走出来：“怎么不和大家一起唱歌？”

麦尔扭头看看巴桑他们，摇摇头：“我在台湾，以为这里的人们都唱康定情歌。”

多吉无声地笑了，雪白的牙齿在黑夜里像珍珠一样一闪：“康定情歌也不是我们的歌，你呢？你不是歌手吗？你唱什么歌？”

麦尔迷茫地摇摇头：“我突然就唱不出来了，以前，我是唱布鲁斯的，爵士，蓝调……”

麦尔低沉地哼了几个残断的音符，仰头喝了一大口酒：“突然，我就唱不出来了，没有唱歌的能力了，自从我得到这只鹰笛之后，我总是听见一个遥远的声音。”

麦尔停止讲述，似乎在捕捉着灵魂深处的声音，多吉看她的眼神中有一丝怜惜。

麦尔：“一个瑜伽士告诉我，鹰笛会带领我找到灵魂的安宁，不然，我永远也不能唱歌了。”

门被打开了，巴桑带着醉意把麦尔牵起来。

巴桑和桑珍簇拥着麦尔，唱起了一首民谣，麦尔用心学着。麦尔像个小女孩一样的表情。

多吉站在窗外看着麦尔，麦尔也在看多吉。

20. 桑珍的家庭旅馆，内，日，1999年9月23日

桑珍给麦尔穿上一套藏装。桑珍欣赏一下，想起什么：“还缺一串耳环。”桑珍匆匆走出去了。

麦尔在镜子前面轻轻转动身体，空气中似乎有一种奇妙的声响和音乐也被麦尔的裙裾轻轻搅动了。

在幽深的老式藏族穿衣镜里，麦尔的身影有些不真实，映在镜子里的那张脸庞，似乎是站在一个隧道的尽头，从时空的远方透射的光穿越漫长的道路照着麦尔的脸。

那个熟悉的声音又在麦尔的心里响起，那镜中似乎有一对孪生姐妹的眼睛，她们看着麦尔，遥远缥缈的歌声似乎在召唤着麦尔。

桑珍一阵风一样冲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串耳环。

桑珍给麦尔戴耳环，那串我们在影片开头看见过的孔雀蓝的耳环，桑珍轻轻撩开麦尔右边脸颊上的碎发，像发现什么似的：“你这儿有一颗痣！”

麦尔欣赏着自己，不在意地：“一生下来就有。”

桑珍把自己的脖子扭给麦尔看，她柔腻的脖子上也有一颗朱砂痣，桑珍解释道：“我阿妈这儿也有，一模一样的，巴桑也有。如果在同样的位置长着同样的痣，那上辈子就是一个家族的人。”

麦尔心有所动，桑珍满意地欣赏着她：“太美了，你真像我们民族的女人。”

麦尔不好意思地看看自己。

桑珍拉起她：“走吧，我们要错过多吉的歌声了。”

两个女孩儿美丽的身影像蝴蝶一样穿过古朴的藏式木楼。

21. 苹果园，外，日，1999年9月23日（赛歌会）

一双苍老的手举起酒碗，多吉父亲的拇指和无名指捻起酒，弹向天空，三下之后，多吉的父亲把酒一饮而尽。

欢快的音乐响起来了，洁白的哈达像翅膀一样翻飞在空中。

少女们端着酒碗酒壶迎向远道而来的客人。

麦尔学着多吉父亲的样子也把酒弹向天空，然后豪爽地喝干了。

穿着鲜艳藏装、佩戴着华丽首饰的村民们围成圆圈，欢歌起舞，歌声悠扬……

麦尔兴奋得不得了，她到处拍照。

桑珍等一群藏族女孩儿唱起了天然的四声部合唱，麦尔拿出自己的小型录音机，戴着耳机，坐在她们前面，听得如痴如醉。

22. 草原赛歌会，外，夜，1999年9月23日

篝火熊熊地燃烧着，一只烤羊只剩下了羊架子。

多吉弹着曼陀铃，在用藏语唱一支忧伤的情歌，巴桑等一群藏族小伙子围在他的身边，酝酿着某种行动。

麦尔靠在桑珍身边，隔着火光，多吉的歌声，多吉的面孔似乎都是火焰。

麦尔小声问桑珍：“他唱的是什么意思？”

桑珍望着多吉，用哀伤的声音翻译道：“心爱的姑娘，我不能为你留下，我是

个放羊的流浪汉，你的木楼上的窗花不会发芽，我要去远方，心爱的姑娘，我爱你，怎么舍得让你独自忧伤……”

桑珍教麦尔：“俄吉，爱，阿吉拉措，心爱的女人……”

麦尔望着多吉伸展开的弹琴的手臂。
多吉的歌声结束了。

桑珍趁麦尔没有注意，一把把她拖了起来，推到篝火旁边，骄傲地宣布道：“我们请台湾来的著名歌星瞿麦尔小姐为我们演唱一首吧。”

圆圈发出热烈的掌声，巴桑夸张地把手指噙进嘴里，发出尖利的声音，场面顿时扫去了多吉歌声中的忧伤。

麦尔站在篝火旁边掐住喉咙，那种不能歌唱的恐怖笼罩着她，她看着篝火旁边一张张热情似火的脸，一阵晕眩。

只有多吉知道她的秘密，多吉打开身边的四个大喇叭的录音机，热烈的锅庄音乐响了起来。多吉站起来像雄鹰一样展开双臂，大声地为麦尔解围：“来吧，姑娘们！”

一声吆喝，热烈的锅庄跳起来了，巴桑过来拉起麦尔的手。麦尔立刻加入了舞蹈的队伍，很快，她的舞姿就和谐起来。

麦尔充满感激地望着多吉。

多吉安静地坐在篝火旁边，火光把他的脸庞映照的非常动人。

23. 赛歌会锅庄，外，深夜，1999年9月24日

巨大的原木在燃烧中发出欢快的爆炸声。

篝火旁边的人已经不多。

巴桑喝得醉醺醺地躺在草地上，两个藏族女孩子还在往他嘴里倒酒。

一张皮袍，一块毛毯，裹着情投意合的恋人们消失在充满爱情的草原上。

多吉整理着自己的乐器。

录音机里突然响起了一只让人心旌摇曳的萨克斯与藏族音乐配器的舞曲，让人情不自禁地站起来，大家拥抱在一起，慢慢起舞……

几对汉族游客在音乐中相拥起舞，一对恋人在火光的阴影中深深地彼此亲吻。

麦尔走到多吉面前，对多吉伸出手，多吉勉强接住，麦尔把多吉拉向自己的身体，多吉的动作很僵硬。多吉把手放下，麦尔又把他的手拉起来。

麦尔把多吉的手按在自己的腰间，开玩笑地：“你怎么像背着十字架一样僵硬，哪，只要抱住我就行了，难道你从来没有抱过女孩子吗？放轻松一点，只要轻轻地圈起手臂搂着我就行了。”

麦尔试图把多吉僵直的手臂弯起来，她没有看到，多吉的英俊的脸庞抽搐了一下，他生硬地把手挥开，转过身去，尽量用冷淡的语调说：“早点休息吧，你喝了很多酒，明天我们还要去找老歌王，他可能知道鹰笛的线索。”

被拒绝的麦尔尴尬极了，她猛地转过身，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地朝镇子里面冲去。

多吉没有转身，在火光中默默地收着电线。

巴桑在他的脚边醉醺醺地嘟哝着：“来吧，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24. 多吉家门口，外，清晨，1999年9月25日

桑珍焦急地砸门喊着：“多吉拉，多吉拉，麦尔发烧了，说胡话！”

25. 桑珍家庭旅馆，内，清晨，1999年9月24日

麦尔的幻觉，心灵深处鹰笛的声音

流淌着。月光下清冷的石板路，一对孪生小姐妹的背影。

麦尔干枯的嘴唇喃喃自语：“等等我，等等我。”

多吉摸摸麦尔的额头：“不要紧，着了凉，白天跑得太疯了。”

桑珍放心地点点头，忍不住打了个哈欠。

多吉推推桑珍：“去睡吧，我守着她。”

桑珍裹紧外衣，出去了。

多吉转身站在麦尔的床头，俯向麦尔。病中的麦尔显得脆弱又无助，但是两只手仍然紧紧地交叉着，护住胸前的鹰笛。多吉把被子给麦尔拉到下巴下面，又给麦尔加了一床厚毛毯。

多吉转过身，对着慢慢发亮的窗外的的神山之颠，像鹰一样舒展开双臂。

26. 桑珍家庭旅馆，内，日，1999年9月24日

麦尔坐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喝牛奶，艰难地咽下一坨糍粑。

桑珍和多吉相视一笑。

麦尔把牛奶倒进嘴里，唇边挂着白色的奶胡子，头发乱蓬蓬的，样子很可爱。

麦尔的情绪已经恢复过来了，她感激地：“谢谢你，桑珍。”

桑珍挽着多吉的手臂：“不是我，是哥哥多吉，他给你打的针，还守了你一晚上。”

麦尔吃惊地望着多吉：“你还会看病。”

桑珍炫耀道：“多吉拉可是医学院的大学生……”

多吉制止了桑珍继续往下说：“好了，没事，就是着凉了，好好休息一下，桑珍，让她多喝点滚烫的酥油茶，对她有好处。”

麦尔担忧地：“那我们还能去找老歌王吗？我听说在藏区感冒了会死的。”

多吉和桑珍哈哈大笑：“这儿的海拔才

多少啊?要是在西藏,你就死定了。”

麦尔做了个鬼脸。

27. 康区小镇, 外, 日, 1999年9月25日

一棵巨大的古树下, 从树枝中间, 可以看见多吉、麦尔、巴桑和一个藏族老人坐在一起。

老人的马匹绑在城市猎人吉普车的保险杠上。

老人仔细端详着鹰笛上的文字, 摇摇头: “你们找错了, 这是扎仓部落的鹰笛, 听说扎仓部落土司最后的一个小姐还健在。”

老人望着头顶, 沉浸在对遥远过去的回忆中, 讲述里充满了对那个时代的尊敬: “六十年前, 扎仓部落土司的女儿嫁到嘉绒藏区, 她出嫁的马队曾经从我的家门前经过, 那是一个多么辉煌的婚礼啊, 她嫁给了邛山第27代土司, 我给你们画一张地图。”

老人把额头虔诚地贴近鹰笛, 然后双手奉还给麦尔: “鹰笛有殊胜无比的加持力, 它一定会带领你们找到回家的路。”

老人拿起树枝, 在地上勾勒着, 麦尔从包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张发黄的日记纸页, 递给老人: “您看这张图对吗?”

多吉凑近飞行员日记地图, 老人昏花的老眼端详着, 点点头, 又摇摇头, 把地图还给麦尔。

他手中的树枝在地上继续画着: “你那张图纸是六十年前从香格里拉拉到扎仓的路, 扎仓部落在这里, 邛山官寨在这里……”

老人勾勒着, 在泥土和碎石滚落中间, 群山耸立, 一座巍峨的官寨在群山的阴影中间。

28. 邛山官寨, 外, 黄昏, 1999年9月27日

山寨的青石板路上, 一个背着水桶的小姑娘, 赤足, 细碎的发辫。

似乎被什么声音召唤, 小姑娘转过身来, 小拉姆摄人心魄的眼睛, 她似乎有什么预感, 眺望着远方。

官寨下面, 从河谷里蜿蜒而来的公路上, 一辆吉普车像甲壳虫一样在夕阳变换的丰富的光线中快速挪动着。

29. 康区崎岖的公路, 外, 黄昏, 1999年9月27日

汽车停在一条狭长的河流旁边的悬崖上。

麦尔站在悬崖边望着湍急的河水, 河流之上, 一条柔软的铁索桥微微摇晃着, 一个藏族女孩儿从桥上走过。

麦尔凝视着河水和铁索桥, 思绪又飘忽起来。

铁索桥上的女孩儿回过头, 那张脸和麦尔一模一样。

汽车在麦尔的身后发出轰鸣, 麦尔回过神。巴桑表情严肃地在控制汽车, 多吉站在悬崖边上指挥巴桑倒车、刹车、换档, 汽车趑趄一下几乎要把多吉撞到河里去了, 麦尔尖叫一声, 一把扑过去抱住了多吉。

巴桑从驾驶室里露出一个的笑脸。麦尔不好意思地松开手, 望向远处: “天哪, 太可怕了。”

多吉推着车尾淡淡地: “没什么, 藏区比这危险的地方还多着呢。”

巴桑已经把车转过了山嘴, 在前面使劲按喇叭。

麦尔拍拍手, 疾步奋力冲过山嘴, 冲过弯道, 麦尔有点气喘吁吁地俯下身, 当她缓缓抬起头时, 眼前的画面把她深深

震撼了。

群山环保的山翼里, 一个世外桃源般的河谷坪坝舒缓地在夕阳中徐徐展开。

远山已经慢慢沉入深黛色, 山坡上白色石头垒成的藏寨高低错落。落日的辉煌全部透射在坪坝中央的官寨。

远远眺望, 官寨巍峨的雄姿像一只栖息在山谷中疲倦的苍鹰。

远处山寨的某个地方, 一闪一闪地反射着夕阳的金黄。

30. 邛山官寨, 外, 黄昏, 1999年9月27日

山泉水龙头前, 晚炊的村民在打水, 泉水清冽, 村民们在水龙头前交换着温情的问候。

小拉姆背着自己的木水桶, 用一块白石头在木水槽旁边的青石板上画着什么。

拉姆细碎的发辫覆盖着她的专注的神情, 她画的是一只鹰, 那笔触就像是古老的壁画上的笔触,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 人类童年记忆就是在这样干净的笔触中展现的。一只鹰展开双翼飞向太阳, 火焰燃烧着鹰的翅膀。

小拉姆微笑着, 泼出一勺水, 鹰的翅膀消失了。石头上是流淌的水痕……

31. 邛山官寨, 外, 黄昏, 1999年9月27日

车子停在官寨脚下的一户人家门前, 黑色的狗绕着麦尔的腿打转。

巴桑正在和一个抱着光屁股孩子的村妇交涉着什么。

麦尔向官寨的方向张望着。一条窄小的青石板路弯过收割后的麦田向上伸展着。官寨依然巍峨, 不过在暮色中却越发模糊了。

炊烟在山寨人家的屋顶升起。

那个熟悉的鹰笛又在麦尔的心中响

起,不过,这时,她的眼前真真切切出现了一个在青石板路上背着水桶的小姑娘的背影,小拉姆的背影。

麦尔跟随着小拉姆的背影刚迈出脚步。

多吉和一个男人大踏步从弯道的另一个方向走下来,还没有走近,多吉就发出兴奋的声音:“找到了,姆拉还健在。”

抱着孩子的村妇向着官寨的方向谦卑地弯弯腰身:“感谢佛祖保佑,让姆拉健康长寿。”

多吉打开车门从里面拿出酥油、糌粑等,对麦尔说:“我们今晚就在索郎大哥家借宿一晚,明天去见姆拉。”

巴桑嬉笑着:“麦尔,姆拉可是邛山部落最后一位土司夫人,让我教你觐见王妃的礼仪。”

巴桑说着半弯下腰捧起麦尔的手贴在自己的前额上:“美丽的王妃,我从遥远的喀什葛尔来,请接受我像宝石一样灿烂的仰慕……”

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麦尔也笑得像个傻丫头一样,突然她的目光和多吉的目光相遇了,多吉马上就把手挪开了,没有和麦尔对视。麦尔有些尴尬地抽回了自己的手。

索郎望着官寨浓重的阴影:“自从老土司去世以后,姆拉就没有出来过了。”

顺着索郎的目光,官寨阴影背后的一个木楼里,亮起了一点红光,随着这点灯光,周围山寨其他的白色石堡里,也陆续亮起了点点灯火。

东边山梁上,月亮慢慢升起来了,河谷田坝里弥漫着一层薄薄的幽蓝的雾。

32. 姆拉家,内,夜,1999年9月27日

转经筒被岁月的摩擦打磨得失去了金属的光泽,暗哑得像石头。

幽暗的酥油灯的阴影里,只看见一个模糊的身影,一个苍老的诵经的声音。

33. 索郎家,内,夜,1999年9月27日

火塘里面炉火正在渐渐黯淡下去。

多吉和巴桑你一口,我一口在喝酒。麦尔趴在窗台上,眺望着窗外,似乎在喃喃自语:“我怎么觉得我来过这里,这青石板路,这月光……”

多吉和巴桑相视一笑。

巴桑调侃道:“十个到藏区的人十一个都说好像曾经来过这里,不奇怪,全世界的海水都是从喜马拉雅山流出去的……”

麦尔争辩道:“不,我真的好像来过,那棵老柏树的树根下面,有一个树洞。官寨大门后面的青石板裂成了三块。”

34. 邛山官寨,外,夜,1999年9月27日

月光下,千年古柏寂静地,一动不动,好像一个坚守着秘密的老人。

突然,一只小田鼯从树下的一个树洞里探出头。

35. 索郎家,内,夜,1999年9月27日

多吉猛然吹熄了蜡烛,房间里一下子布满了幽蓝的夜色。

多吉沉瓮的声音:“睡吧,明天见到姆拉,什么都清楚了。”

36. 邛山官寨,外,清晨,1999年9月28日

桑烟如缕,索郎的女人在用木桶打酥油茶。

麦尔把鹰笛细心地用织锦缎的哈达包裹好,想想又把它解开了,还是把鹰笛

套在脖子上,鹰笛打在麦尔的鼻尖上,麦尔手停下了,还是把鹰笛摘下来,又用哈达裹起来。

巴桑在门口检查车辆。

多吉把酥油和糌粑口袋塞给索郎,索郎推辞着:“你们不多住几天吗?”

多吉看看窗前神情紧张的麦尔:“见到姆拉我们就回去,我还要给藏戏团赶制一批乐器呢。”

麦尔反复犹豫,还是把鹰笛戴在了脖子上,麦尔双手护卫着胸前的鹰笛,神情肃穆。

桑烟缕缕。

37. 邛山官寨,外,清晨,1999年9月28日

索郎带路,多吉第二,麦尔第三,巴桑殿后,他们捧着洁白的哈达,向着官寨进发。

索郎带着他们沿着青石板路,绕过官寨,走向官寨后面的一栋木楼。

官寨像一艘海上的巨轮,高大的身姿随着麦尔他们脚步的移动慢慢变化着。

从远处巍峨的眺望到如此的近距离注视,麦尔心痛地皱皱眉头。

官寨虽然依然保持着巍峨的仪态,但是已经破败如废墟。让人触目惊心的是一张朱红的封条。

索郎解释道:“官寨现在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听说要修复,开发成我们这里的旅游景点,可是姆拉不同意,她老人家说,这里暗藏着许多的故事和影子,不要去动,那些已经残破的东西其实是不需要修补的,高贵的石头有自己的命运。”

木楼的大门吱嘎一声打开了。

38. 姆拉家,外,日,1999年9月28日

麦尔站在大门口打量着院子,这是一

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藏族农家院子，石板地，土坯墙，墙头上随意堆放着麦草，玉米。

墙角牲口棚里关着牛、马，一棵老核桃树上飘着经幡。

一个中年男人带着麦尔他们朝后院走去。

光线在廊道里突然转暗了，麦尔仿佛进入一个时光隧道。一对孪生小姐妹追打着一只蝴蝶在麦尔前面的楼梯下一闪而过，发出银铃一样的少女的笑声。

阳光突然像水银一样扑泻下来，刺目的阳光让麦尔的眼睛一时无法适应，她有些晕眩地闭上了眼睛。

39. 姆拉家后院客厅，内，日，1999年9月28日

麦尔睁开眼睛，多吉和巴桑把哈达像彩虹一样抛向天空，然后恭敬地弯下腰，多吉的身姿特别前倾和笔直。

一个苍老的胡子花白的男人迎上前来接过多吉和巴桑手中的哈达。麦尔也赶紧把哈达高高地举过头顶，弯着腰迎上前去。

深棕色的地板，古老花纹的地毯，细小的灰尘在脚步中飞舞在阳光里，像一群起舞的精灵。客厅里一片安静，只有经筒转动的嗡嗡声。

花白胡子老人正欲接过麦尔的哈达，坐在卡垫上的姆拉发出了简单的声音：“孩子，过来！”

花白胡子的老人给麦尔闪开路，麦尔抬头看见了姆拉。

姆拉背着窗户坐在阳光里，逆光使她娇小的身躯和面容都沉在阴影里，麦尔只看见两条虽然已经雪白了，但是又粗又长的发辫，被酥油梳理得光洁明润，坠着红色的珊瑚。姆拉的膝盖上盖

着的是一条英国风格的十字绣线毯，已经磨损了，但是英国皇室风格的装饰纹路清晰可辨，姆拉转动着经筒。姆拉手腕上，一串暗哑无光的念珠在姆拉的手指间转动着，念珠上，有一枚锈迹斑驳的十字架。

麦尔把哈达捧到姆拉面前，仰脸望着姆拉。姆拉停止了转经，接过哈达，顺势拉住麦尔的手，用眼睛细细地辨认着麦尔。

麦尔热泪盈眶，把额头贴在姆拉的苍老的额头上。

姆拉的嘴唇翕动着。

巴桑惊喜地使劲拽着多吉的手，多吉示意他安静。客厅里早已经到了几位表情肃穆的老人，他们示意多吉和巴桑纷纷在小木桌后面坐下来。

麦尔虔诚地解开胸前的纽扣，先自己用额头碰一下，然后把那枚贴着心窝的鹰笛双手捧给姆拉。

姆拉接过鹰笛，眼睛里闪烁出了少女一般的神情。

在一片寂静中，姆拉轻声哼唱出了一首上世纪三十年代经典的美国电影插曲《翠堤春晓》(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姆拉的发音清晰，准确。

所有的老人都交换着惊喜、感慨的眼神。

一个男人的口哨声似乎在窗外，也在姆拉的记忆和所有人的想像中飘忽起来“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那个日记本的主人、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美国飞行员的声音：““We apart,said goodbye in the sunset,I see I lost her forever, my Tibet princess……”(我们在日落时道别，我知道我永远失去她了，我的吐蕃特公主，但是她把鹰笛给了我，在永生的时光里，鹰笛将带着我的灵魂回到她的身边……)

一个藏族女子忧伤的歌声与男人的声音交错着：

我还活着，孤独地活着，

我的爱人已经往生，

他们说 he 降生在东边的寨子里，

这一世，

他是个修行的人。

世间所有的流水啊，

请带我去寻找他，

我要为他献上洁白的哈达，

世间所有的飞鸟啊，

请带我去寻找他，

我要为他献上洁白的莲花。

就算是不再相认，

我们的灵魂也会在慈悲里获得永生的爱情……

姆拉举起鹰笛，部落的古老文字在阳光的透射中放大了。

整个客厅的地板和墙壁上都闪烁着古老的吐蕃特文字。

姆拉语调平缓地吩咐：“鹰笛回来了，我要以扎仓部落和邛山部落最尊贵的礼仪迎接它。”

40. 草原，外，日，1939年9月(记忆闪回)

两支服装和配饰色彩迥异的马队在猎猎招展的旗帜、双叉猎枪的护卫下，从一片金黄色的草原上疾驰而过。

马队上的骑手发出激荡云宵的喊声。

年轻的姆拉身着新娘的盛装坐在五彩伞盖下，美丽而忧伤。

马队经过的地方，虔诚的谦卑的部落民众向新娘抛洒着青稞和哈达。

远处是肥美丰饶的原野，水草丰美，野花烂漫，牛羊成群，一派安详和富饶。

姆拉苍老的声音讲述着：“鹰笛是扎仓部落和完玛部落永世结盟的信物。在上部佛教刚刚来到雪域的世纪，两个古老部

落年年为争夺水草而征战，死伤、仇恨让天葬台的秃鹫也哀伤了。一天，部落的人们又准备械斗时，突然听到了天葬台上老鹰王的鸣叫，人们赶到天葬台，老鹰王已经往生了，它留下一对翅膀上的白骨。鹰王往生请活佛开示他的子民，黑法藏民不能够再自相残杀了，要生生世世永远结盟。为了纪念鹰王，两个部落用鹰王翅膀骨头做的鹰笛作为部落的信物。部落的女人和男人凭着鹰笛在永生永世的轮回里相互辨认，彼此相爱。永不背叛。可是异教徒的爱情征服了我，我的心灵背叛了我的部落。爱情，爱情，这甜蜜又脆弱的爱情，谁不能被她诱惑呢？那时，我只是个15岁的少女，在香格里拉我母亲的部落里遇见我的爱人，一个受伤的驼峰飞行员。”

41. 香格里拉官寨，外，夜，1939年5月(闪回)

花木葱茏的官寨院子里，一架老式电影放映机正在放映《翠堤春晓》。

几个古老装束的贵族男女矜持优雅地欣赏电影。

少女姆拉坐在两个侍女的中间，面容端庄。可是她的眼神不时地从银幕上转移到放电影的一个英俊的美国男人身上。

在黑白电影的光影和钢丝录音机的对白中，两个年轻人的眼神火热地纠缠在一起。

姆拉沧桑过后的声音，回忆过去美好而安详，没有感伤：“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啊，我为我的心灵背叛了我的部落而忏悔，可是这就是鹰笛的谏语，吐蕃特女人和男人将凭借鹰笛在生生世世的轮回里彼此辨认，相爱，从前世到今生，从今生到来世……”

42. 姆拉家客厅，内，日，1999年9月28日(顺)

一个年代久远的土司部落标记的家酒酒罐被人从地里挖出。

酒罐上的泥土，接近姆拉的酒碗，里面小心倒出的酒液像琥珀一样浓厚。

姆拉微笑着看着酒，酒碗上晃动着梦幻般的光阴，姆拉轻轻在鼻子前面优雅地晃动着酒碗：“这酒，就是六十年前我婚礼的酒，还是那么香……”

43. 草原，外，日，1939年9月(闪回)

迎亲的队伍远行着……

美丽而忧伤的姆拉时刻回首了望，似乎在寻找、等待着什么发生……

姆拉苍老的声音：“我把鹰笛送给了那个驼峰飞行员，也把我们部落的灵魂给了他。我知道，鹰笛会回来的，回到他的部落，回到他的家。”

44. 姆拉家客厅，内，日，1999年9月28日(顺)

姆拉举起酒碗，把酒液弹向空中，对着麦尔和多吉：“感谢你们送鹰笛回家。有神奇因缘的人才能承载如此殊胜的使命。”

多吉和巴桑虔诚地向姆拉举杯致意。

麦尔举起酒杯欲言又止。

姆拉的眼睛看着麦尔，把鹰笛在麦尔的额头上轻轻地点了一下，麦尔迷茫的眼睛顿时明亮起来。

姆拉亲吻着麦尔的额头，轻轻抚摩着麦尔脸颊上的那粒深褐色的痣，似乎在辨认一位走失的亲人。

客厅门口，小拉姆迈着细碎的脚步，像个精灵一样一闪而过。

麦尔敏感地转过头去，只看见小拉姆的背影。

45. 邛山官寨，外，夜，1999年9月28日

巴桑兴奋地站在千年古柏下嚷道：“麦尔，快来看啊，这儿真的有个树洞。”

麦尔站在田垄上，多吉伸出手，麦尔犹豫了一下，把手放在多吉的手心，多吉握住麦尔的手。

麦尔跳下来，没有站稳，一个趔趄，背囊里面啪地掉出一块木雕。

多吉没有扶麦尔，拣起木雕，在月光下凑近一看，是一块古老的经板。麦尔想拿回来，多吉把经板举起来，低声质问道：“这是从哪儿来的？”

麦尔不满地说：“我在土司官寨的废墟里拣的。”

多吉反问道：“拣的？这是经板，你们这些游客，看见什么都想弄回去作纪念，这不是旅游纪念品。”

麦尔委屈地说：“我不是游客。这里是我家。”

多吉讽刺道：“你以为这里是你的家，这里的東西就可以随便乱拿吗？”

多吉转身朝官寨方向走去。

麦尔看着他的背影，愤愤地一下子坐在地上。

巴桑闻声赶过来从地上抚起麦尔，调侃道：“经板不能乱动，不然会肚子疼的。”

麦尔委屈地指着多吉：“凶什么凶，好好说不行吗？藏族大男人主义。”

多吉没有理会，径直朝废墟中的官寨走去，麦尔冲着多吉的背影喊道：“有什么了不起，给我，我自己还回去。”

巴桑竖起手指“嘘”了一声，示意麦尔安静。

是鹰笛的声音，在幽蓝的夜晚如羽毛，轻盈空灵地穿越空气和时光，在如水

的夜晚田垄间飞翔。

麦尔立刻安静下来，她循着声音望去。

官寨后面姆拉家木楼的屋顶上，一个小小的身影。

46. 姆拉家，内，夜，1999年9月28日

姆拉转动着经筒，小拉姆的背影，她从佛龛上取下宝瓶。

小拉姆的手中托着宝瓶，放在姆拉手中。

姆拉细致地擦拭着宝瓶，宝瓶渐渐在灯火中露出金碧辉煌的华贵。

鹰笛挂在小拉姆的胸前。

47. 邛山官寨，内，夜，1999年9月28日 (麦尔梦境)

麦尔赤着脚独自在幽蓝的夜色中徘徊在官寨荒凉的废墟中。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隐隐约约传来一对孪生姐妹的笑声。

麦尔寻找着，突然，一双苍鹰的翅膀展开，径直地向麦尔俯身飞来，苍鹰的翅膀中间是多吉表情严峻的脸。

麦尔突然吓醒了。

48. 索郎家，内，清晨，1999年9月29日

巴桑使劲摇晃着麦尔：“麦尔，醒醒，懒猫，该出发了。”

麦尔坐起来，用手指梳理着蓬乱的头发，有些失落地走到窗边，眺望着官寨，喃喃自语道：“刚刚回家，就要走吗？”

巴桑调笑着：“舍不得走啊？好啊，嫁给我吧，我们生一群娃娃，你像母牛一样给她们喂奶。”

巴桑夸张地双手在胸前做了一个挤

奶的动作。

麦尔把手里的矿泉水瓶子向巴桑砸过去，眼睛瞟着窗外，多吉正在擦车。

麦尔双手交叉不解地：“巴桑，多吉这个人怎么怪怪的，他好像对女人特别戒备似的。”

巴桑看看多吉，正想说什么，从门外急匆匆走来了姆拉的家人，巴桑收住嘴，和麦尔一起好奇地看着他和多吉说着什么，手里还比划着一个恭敬的手势。

麦尔问巴桑：“巴桑，他们说什么呢？”

巴桑搂住麦尔的肩膀：“感谢巴桑吧，你的心愿实现了，你走不了了。”

话音未落，多吉转过脸来：“姆拉请我们去一下，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托付。”

49. 邛山官寨，外，清晨，1999年9月28日

麦尔和巴桑跟在多吉的后面向姆拉家走去，他们发现周围有一种喜悦的气氛在张扬。

许多村民捧着哈达挤过他们身边向官寨方向奔去，他们惊喜地交换着一个让人兴奋的消息：“姆拉出来了，姆拉她老人家出来了。”

麦尔他们交换一下惊讶的目光，快步向上走去。

50. 邛山官寨，外，清晨，1999年9月28日

梳着两条雪白辫子的姆拉，邛山部落最后的贵族在她的子民恭敬的尊崇中，转着经筒，笔直地站在官寨几近荒凉的大门门前。

小拉姆穿着节日的盛装，雪白的羊毛皮袍，捧着宝瓶，站在姆拉的身边。

小拉姆看着麦尔，露出一个浅浅的忧伤而又高贵的微笑，那微笑的嘴角扬起来的弧度和麦尔的笑容很相似。小拉姆的面容在麦尔的眼前变成了一对珍珠一样的孪生小姐妹。

麦尔慢慢走上前去，蹲下身，仔细地凝视着小拉姆的眼睛。

小拉姆的眼睛幽深得像湖水一样，麦尔在小拉姆的眼睛里看见了一汪湖水，湖水的影像似乎在时光中变化着，在小拉姆湖水一样的眼睛里，麦尔看见了自己的脸。千年之前的湖水，千年之前的记忆，麦尔失神地凝望着拉姆。

姆拉伸出手，小拉姆把宝瓶捧给姆拉，姆拉对着多吉：“失散的鹰笛应该团圆，这是我六十年的夙愿。完玛部落的那支鹰笛被一个修行者带到了天湖纳木措。我老啦，走不远了，把鹰笛带到纳木措吧，完成鹰笛的天缘。”

多吉有些沉重地接过宝瓶：“噢呀，姆拉！”

姆拉摩挲着宝瓶：“这是我出嫁的时候带来的镇宅之宝，里面有扎仓部落的珍宝，还有邛山官寨最后的辉煌。你们把它带到纳木措去，投宝祭湖。”

多吉郑重地承诺。

姆拉一手拉着小拉姆，一手拉着麦尔，嘱咐道：“我让小拉姆代表我们家族和你们一起去纳木措。”

麦尔惊喜地抱住了姆拉喃喃道：“哦，姆拉，姆拉！”

麦尔在姆拉雪白的发髻上发现了一粒和她一模一样的深褐色的痣。

姆拉微微点着头：“你是我们部落的人，你和小拉姆是骨中的骨，血中的血，前世的缘分，今生的命运，孩子，跟随鹰笛的召唤吧。没有鹰的翅膀不能飞跃的高山，只有执著的心不能释放的自由。”

麦尔俯下身抱住小拉姆，小拉姆的脸

颊上,和麦尔、姆拉有着一模一样的深褐色的痣。麦尔的脸贴在小拉姆胸前的鹰笛上,心中的歌声流淌出来:

为什么遇见你?

为什么认出你?

前世的梦刚刚醒来,

今生的水要流向何方?

姆拉依次在小拉姆、麦尔、多吉和巴桑的额头上抹上糍粑,搭上哈达,祈祷着:“次仁牢嘉!”

麦尔、多吉、巴桑和姆拉一一行碰头礼道别。

51. 邛山官寨,外,清晨,1999年9月28日

小拉姆、麦尔、多吉和巴桑他们回到了索郎家门前,准备上车。

小拉姆松开拉着麦尔的手,望着官寨,姆拉的身影在巍峨的官寨的阴影里像一粒珍珠。

小拉姆吹响了鹰笛,那笛声在山翼和河谷、坪坝之间飘扬升腾。

52. 纳木措修行者山洞,内,日,1999年9月28日

一个盘着发髻的修行者在禅定中听见了鹰笛的声音,随着远远传来的鹰笛。山洞的某处,另一支尚未出现的鹰笛发出应和的回响。

53. 多吉家,内,日,1999年9月29日

宝瓶被仔细地包裹着哈达放进一个木盒子里。

巴桑帮着多吉把乐器装好车,多吉父亲和多吉交待着什么。

53. 桑珍家庭旅馆,外,日,1999年9月29日

麦尔牵着小拉姆和桑珍道别,麦尔突然想起耳环,桑珍制止她:“别摘了,送给你留作纪念吧,你还回来吗?”

麦尔紧紧拥抱住桑珍:“当然要回来,这儿是我的家,我的部落,对吗?拉姆?”

拉姆安静地看着她们。

麦尔安慰着桑珍:“下次来,我给你带……”

桑珍不好意思地笑了:“下次我要听你的唱片。”

麦尔自信地:“一定!”

桑珍把一张大大的自织的披肩裹在麦尔的身上:“路上冷,千万别感冒了。”

麦尔:“放心,我们不是有个医生吗。”

桑珍和麦尔一起望着不远处的多吉。多吉正在仔细的检查乐器,沉默而挺拔。

桑珍打量着麦尔注视多吉的眼神,似乎敏感到什么,突然问道:“麦尔,你爱多吉吗?”

麦尔没有想到桑珍会提出这个问题,结结巴巴地:“爱多吉,怎么会?多吉怎么可能会喜欢我,他对我那么凶。请他跳舞也不给面子,拿了一块经板还骂我,我看他爱的是你,要不就是央金,你看那天赛歌会,你们那么亲密?”

桑珍认真地:“麦尔,多吉拉是我的好哥哥。多吉一点都不凶,他可好了。”

麦尔试探地:“好?他既然这么好怎么会没有女朋友呢?你们藏族男生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啊?温柔的?漂亮的?”

麦尔说着情不自禁地照了照镜子。

桑珍猜测道:“麦尔,你这么漂亮,你一定有好多男朋友吧?”

麦尔从镜子里看见多吉走过来了,故意大声说道:“喜欢我的男生太多了,可是我一个也不喜欢,我还是一个人,一

个人,没有丈夫,也没有男朋友。”

桑珍正想说什么,多吉走过来,蹲下身,一把举起小拉姆:“走喽,我们去拉萨喽。”

麦尔没有再追问,和桑珍拥抱道别。

54. 康区小镇,外,日,1999年9月29日

一个喇嘛在巴桑的车槽上插上一支经幡,抛洒着五彩青稞祈福。

巴桑亲吻桑珍的额头告别。

麦尔接受喇嘛的摸顶加持。

小拉姆安详的眼睛看着大家。

多吉叔父为多吉揉揉双肩,麦尔看在眼里。

老人家吃力地走过来,给麦尔献上一条哈达。

他们在喇嘛诵经的声音中出发了。

55. 邛山官寨姆拉家,内,日,1999年9月29日

姆拉手中的转经筒缓缓转动着。

那串暗哑的年代久远的念珠突然落下,那枚锈迹斑驳的十字架和珠子一起滚落在阳光中的尘埃里。

56. 川藏公路,外,日,1999年9月29日

崎岖险峻的川藏路,景色雄奇,雪山,松林。

汽车在一个泥石流冲刷的路段上陷入了泥泞,多吉、麦尔用力地推车,小拉姆的黑色眼睛贴在后车窗上看着他们俩。

车子终于轰鸣着冲出了泥泞,车轮甩出的泥浆溅在多吉和麦尔的脸上、身上,他们相互擦拭着对方脸上的污泥,越擦越脏,两个人哈哈大笑起来。

巴桑把车缓缓发动了，两个人走上前去，巴桑又故意把车子开走了，逗两个人跟着汽车追。

57. 川藏公路一个终年积雪的山口，外，日，1999年10月1日

山口，朔风凛冽，一座玛尼堆上，经幡迎风起舞。

多吉把一块石头放在玛尼堆上，小拉姆也费力地抱着一块石头放在玛尼堆上。麦尔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把一块石头轻轻地放上。

一条经幡被风吹断了，多吉拉起经幡，麦尔拉起经幡的另一头，麦尔大声问道：“多吉，这经幡到底有什么意思啊？”

多吉：“经幡从下往上依次是黄绿蓝白红五种颜色，黄色象征我们生存的土地，绿色象征所有的生灵，蓝色象征永恒的时空，白色象征我们的愿望，红色象征真善美必胜。”

麦尔瞥见巴桑正在往一张经幡上写着什么：“巴桑在做什么？”

多吉看着虔诚的巴桑：“把你爱的人的名字写在经幡上，佛祖会保佑他们，生生世世。”

经幡慢慢拉近了两人的距离，经幡猎猎作响，麦尔看着多吉在高原的阳光下越发黝黑的脸庞。

58. 川藏公路，车厢里，日，1999年10月1日

巴桑和多吉在车上，好奇地看着麦尔在经幡上写着什么，问多吉：“我愿意把帕廓街所有的酒都买下来请客，你猜他写的是谁的名字？”

多吉淡淡地：“谁的名字？肯定是她心中的人的名字喽。”

巴桑兴奋地：“我也这么想，别问她，女人的心理我明白，要给她一点浪漫的空间。”

麦尔幸福地走了过来，巴桑把多吉从前面的座位上推出去，给麦尔打开门。

麦尔没有坐上去，她坐上后排，揽住了小拉姆：“开车吧，巴桑，我们还有多远啊？”

多吉上车，巴桑发动汽车：“快了，打好一壶酥油茶的时间，在喝上一壶酥油茶的时间，我们就可以看见拉萨河了。”

麦尔兴奋地抱住了拉姆：“小拉姆，我们要到拉萨了，我们要到拉萨啦。”

拉姆安静地望着窗外的天空。

麦尔不自觉地唱了起来，多吉的脸上一震，这是麦尔第一次唱歌，虽然是哼唱，但是那歌声是从心底里自然流露的。多吉紧紧抓住扶手，掩饰着自己内心的喜悦，麦尔唱的是一支巴桑的汽车音响里反复播放的藏族民歌，多吉轻轻地吹着口哨给麦尔伴奏，和谐的歌声和口哨越来越响亮了：

我最亲爱的桑吉卓玛，

桑吉卓玛啦，

我是远方飞翔的小鸟，

请你告诉我……

歌声中，拉萨河伸展着美丽的夏日臂弯。

59. 拉萨街头，外，日，1999年10月3日

巴桑把车停在西藏藏戏团门口，多吉对麦尔说：“我在藏戏团办点事，你带着小拉姆先到帕廓街转转，过两个小时，我们在大昭寺门口见面，行吗？”

麦尔又兴奋又自信地：“没问题，我全世界都跑遍了，难道在拉萨会迷路吗？”

麦尔看看表：“三个小时吧，万一我在帕廓街玩高兴了呢。”

巴桑拍拍麦尔的肩膀：“小心被帕廓街的给人拐走了，帕廓街可是全世界帅哥最多的地方。”

麦尔划拉开巴桑的手，眼睛看着多吉：“全世界最帅的帅哥不就是你吗？”

巴桑得意洋洋。

巴桑和多吉看着麦尔和小拉姆相依相偎的身影消失在热闹的游客中。

60. 帕廓街，外，日，1999年10月3日

麦尔和拉姆在熙熙攘攘的帕廓街头像任何一个普通游客一样四处游逛，看见什么都新鲜。

拉姆安静地跟随在麦尔的身边，麦尔给小拉姆买了一套崭新的藏装。

61. 艾依画廊，内，日，1999年10月3日

阳光洒满艾依画廊的前庭，艾依躺在木椅上抽着烟，懒懒地看着来来往往的游客。艾依的画廊里放的音乐竟然是麦尔的唱片。

麦尔走过艾依的画廊，听见自己的歌声，很惊讶。她情不自禁地走进了艾依的画廊。

画廊里面很凌乱，画作也很平庸，都是一些普通游客喜爱的所谓西藏题材的矫情的作品。

墙角堆放着很多唱片，麦尔走过去翻看起来，没有鲜明的风格，什么都有。麦尔拿起自己的唱片，封面做得很商业。

麦尔面对着唱片封面上自己被出版人刻意包装出的“蓝调女孩”的造型已经很陌生了，她对自己那时的造型和感觉有些轻蔑地挑挑嘴角。

艾依走进来：“没有了，台湾最著名的蓝调女孩，已经吸毒死掉了，这是她的绝唱。”

麦尔哑然失笑。

艾依突然发现了什么，用拿着烟头的手指着麦尔，又对照一下唱片上的照片，惊讶地：“哎呀，你不是死了吗？怎么跑到拉萨来了？”

麦尔觉得很有趣，调侃地摇摇拉姆的手：“是啊，我是死了，现在转世投胎到西藏了。”

艾依热情地张罗着：“哎呀，你可真会开玩笑，这些狗仔队，帕帕拉奇，就会制造新闻，我根本不相信，我喜欢你的歌，我相信你一定躲到什么地方闭关去了，一定有惊人的新作品出来。”

小拉姆拉着麦尔的手，轻轻摇晃一下，示意离开这里。

艾依也注意到了小拉姆特殊的表情，蹲下身亲热地搂着小拉姆：“哇，好漂亮的藏族小姑娘啊，是你收养的孤儿吗？”

艾依发现了小拉姆胸前的鹰笛，眼睛里射出贪婪的目光，拉姆躲开艾依，藏到了麦尔的背后。

艾依站起来，好客地：“瞿麦尔小姐，您一定是第一次到拉萨来，我给您当导游吧。”

说着艾依就拉着麦尔和拉姆望外走，门也不关。

麦尔客气地推让：“不用，真的不用，我有朋友，你还要做生意。”

艾依无所谓地：“这有什么？帕廓街上谁不知道艾依画廊，这里是拉萨，不是台北，我就是赤身裸体开着门也不会有人来骚扰我的。”

麦尔无法拒绝，只有和拉姆悄悄拉拉手，传达了一个无奈的眼神。

62. 大昭寺，外，日，1999年10月3日

多吉和巴桑焦急地在大昭寺门口等待着，巴桑看看表：“已经三个半小时

了，她们不会真的丢了吧？”

多吉沉稳地：“再等等吧，拉萨就那么大，再等半个小时要是还不来，我就去帕廓街找她们。”

说话间，麦尔穿着一件藏袍和拉姆手拉着手，兴高采烈地跑了过来。

多吉沉着脸指指表：“都几点钟了，说好了三个小时以后见，多让人担心啊。”

麦尔吐吐舌头：“好不容易来一趟拉萨，玩高兴了，把时间都忘了，你绝对想不到我遇到谁了？”

麦尔亮出自己的唱片：“看，我的唱片，想不到我在拉萨还有歌迷，她带我们去了好多好玩的地方，玛吉阿米，画廊，酒吧，印度服装店，我收回了我的唱片，我可受不了什么蓝调女孩，回去以后我要重新出版一张专集，就叫《鹰笛》……”

麦尔一边说一边从怀里掏出一个黄色哈达包裹，兴奋地炫耀着自己的经历：“我们还去了一个老古董商家，他认出了鹰笛，他说完玛部落的鹰笛在纳木措，那个禅定的修行者在十五的月亮照在纳木措的湖水上升时就会……”

话还没有说完，麦尔傻眼了，打开的黄色哈达包裹里，鹰笛被掉包了，换成了一个普通的随便哪个摊子上都可以买到的骨笛。

多吉厉声呵斥道：“鹰笛呢？鹰笛呢？”

麦尔吓懵了，她猛地转身向帕廓街方向跑了过去。

巴桑抱怨多吉：“哎呀，你有话好好说嘛，麦尔第一次来拉萨，我们就不该让她一个人乱跑……”

多吉拉着小拉姆的手追了上去。

63. 拉萨街头，外，日，1999年10月3日

麦尔和顺时针转动的人流逆向奋力地向前冲着，一边痛苦地回忆着。

64. 古董商家，内，日，1999年10月3日

艾依把一个黄色哈达的包裹交还给麦尔。艾依把一串漂亮的古董珊瑚项链戴在麦尔脖子上，麦尔推辞着。

65. 艾依画廊，外，日，1999年10月3日

麦尔愣愣地站在艾依的画廊门前，没有再往里走。

多吉他们也随后赶到了，他们站在麦尔的身后望去，也愣住了。

艾依披头散发，衣衫不整，像喝醉了酒一样偎依在一个满脸大胡子的外国游客怀里，游客就像个流浪汉一样。

艾依傻痴痴地冲着麦尔咧嘴一笑，显然她已经被麻醉了，根本不认识麦尔了。

小拉姆望望湛蓝的天空，碎碎地走上前去，拉拉麦尔的手。

麦尔一下子哭了，瘫软在小拉姆的面前。小拉姆轻轻擦去麦尔的泪水，牵起她的手转身往外走去。

麦尔不解地懵懂地站起来，茫然地跟着小拉姆的脚步。

似乎有一张无形的地图在指引着小拉姆，她在迷宫一样的帕廓街转来转去，索性松开麦尔的手径直往前跑去。

多吉加快步伐撵上小拉姆。

巴桑也拉着哭得乱七八糟的麦尔跟了上去。

巴桑看着小拉姆的背影对麦尔说：“小拉姆就是我们藏族里面通灵的精灵，她们的声音就像河水下面的金沙一样珍贵，小拉姆和鹰笛是心灵相通的，别担心，她一定会带我们找回鹰笛的。”

66. 帕廓街古董商店，内，日，1999年10月3日

多吉一行人跟着小拉姆七拐八拐，眼

前出现了一个古董店。

小拉姆径直走进古董店，一个康巴老板看见他们一拥而进，从柜台里面站起来。

小拉姆肯定地点头。

多吉上前：“老板，是这样的，我们丢了一个重要的东西……”

老板挥手打断多吉的话，从柜台下面拿出一个黄色绸缎包裹，抽出一看，里面就是鹰笛。麦尔上前一步就要拿，老板压住：“对不起，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丢的？”

麦尔惭愧地：“一个女人，在帕廓街她的画廊……”

老板正气地：“偷鹰笛的人一定是受到了魔鬼的诅咒，我留下它就是等着它的亲人来找它。”

多吉感激地取下胸前的绿松石、珊瑚石递给老板：“您先收下，还差多少我一会儿补给您。”

麦尔一把抓回多吉的项链，拿出自己的VISA卡：“鹰笛是我弄丢的，应该我来赎！”

多吉挡住麦尔直率地：“不，这是我们的事情……”

麦尔被伤害了，她痛苦地：“你们的事情，你们的事情，那我，我……”

哽咽的麦尔跑了出去。

多吉把鹰笛重新挂在小拉姆的胸前，小拉姆摇摇他的手。

67. 拉萨街头，外，日，1999年10月3日

麦尔在前面茫然地走着。

多吉拉着小拉姆想快步撵上麦尔，巴桑拉住了他，他们不远不近地跟着麦尔。

远处布达拉宫巍峨壮丽。

麦尔走进了大昭寺。

多吉放心地紧紧握了握拉姆的小手。

68. 大昭寺，内，日，1999年10月3日

大昭寺正在举行金钢神舞，恢弘的气势涤荡着麦尔的心灵。

多吉、巴桑和小拉姆点燃了酥油灯，穿过走廊，来到主殿。

小拉姆用头碰着柱子，手中的念珠轻轻划过古老的墙和石柱。

主殿上，慈祥的佛祖塑像被闪烁的明灯照耀着，传达着无边无际的安详。

麦尔跪在释迦牟尼佛像前双手合十，眼睛里面噙满了幸福的泪水。多吉轻轻走到麦尔身边，对她说：“许个愿吧。”

麦尔泪水奔涌，心中的歌声像泪水一样流淌：“什么样的愿望才能今生来世的实现？”

经筒缓慢地转动着，生命在转动，时间在转动。

法号、法鼓和阵阵殊胜奇妙的法乐响起，麦尔虔诚地聆听着。

多吉似乎在对她说，又似乎在自言自语：“我们这个民族爱音乐，也用音乐供奉佛法。一个人死了，如果她的皮能够做成鼓，她的骨头能够做成号，那就是觉悟。听说有一首唱鼓的西藏歌在国外很流行，其实那是误解。你听……”

从大殿法堂的深处传来隐隐约约的鼓声，多吉继续说道：“如果亲人的身体变成了法器，那就是永生，所有的罪恶都被超度了，所有的仇恨都被原谅了。如果我死了，真希望我的骨头能够留下来做一只笛子……”

多吉跪下，笔直地展开身体贴着地面，额头碰着海螺，实现了他的夙愿。

麦尔看着多吉，对他有了新的发现。

69. 大昭寺顶，外，日，1999年10月3日

金色的胜利幢上，风铃声清脆悦耳。

多吉眺望着远处对麦尔诚挚地：“对不起，我不该伤你的心。”

麦尔有些孩子气地：“算了，不跟你计较了，大男子主义。多吉，我们不要报警吗？那个开画廊的女人偷了我们的东西。”

多吉望着远方：“不用了，邪恶的心灵会受到邪恶的惩罚，而我们要学会宽恕。仇恨就是地狱，被她欺骗也是和她前世今生的缘分，伤害和痛苦就是无上的加持。”

麦尔似乎领悟到什么，有些迷茫地点头……

多吉笑一笑：“走吧，带你去放生。”

麦尔像个孩子一样雀跃起来。

他们走过大昭寺宏伟的建筑，与转经筒的小拉姆和巴桑会合，一起走出大昭寺。

70. 拉萨河，外，黄昏，1999年10月3日

拉萨河边，白杨树已经呈现出金黄的秋色，河水在黄昏的山谷里蜿蜒。远处屹立着布达拉宫，金顶闪烁着光芒。

河滩上，有许多人在放生。

多吉和巴桑从车上搬下竹筐，里面是跳跃的鱼儿。

麦尔扶着一个喇嘛走下河滩。

小拉姆一个人安静地坐在石头上，回忆着什么。

喇嘛念经加持，甘露丸给了鱼儿们往生的觉悟，奔向自由的鱼儿在黄昏的夕阳中溅起快乐的水花。

麦尔把鱼一条条放进水里，这种仪式在她明显晒黑了的脸上绽放出神圣的光泽。

麦尔看着鱼儿，小拉姆放进一条红色的锦鲤。

71. 拉萨河，外，黄昏，1999年10月3日

夕阳下幽深清凉的水世界，鱼儿欢快地游离，从水中仰望水面上，麦尔和小拉

姆的脸庞像水草一样游动。

小拉姆黑色珍珠一样的眼睛。

那条游走的红色锦鲤突然游了回来。

麦尔惊讶地指着水面，小拉姆安静地双手合十，红色锦鲤在水中摆动着尾巴，望着小拉姆她们，巴桑和多吉又放下一群鱼，红色锦鲤才加入鱼群，游走了。

麦尔抱住拉姆，喃喃自语唱道：

为什么遇见你？

为什么认出你？

前世的梦刚刚醒来，

今生的水要流向何方？

72. 藏北公路，外，日，1999年10月4日

青藏公路的辽阔，雪山、苍茫的草地。

巴桑驾驶着汽车蜿蜒在公路上。

他们不断与衣衫褴褛目光坚定的朝圣者相遇。

麦尔对他们投以尊敬的目光。

73. 藏北草原，外，清晨，1999年10月5日

麦尔和小拉姆蜷缩在车上的毛毯里面甜睡着。

朝阳的红光刺亮了麦尔的眼睛，麦尔睁开惺松的睡眼，眼前全是野花，一大片一大片紫色的野花迎风摇曳。

朝圣者的身影在大片的野花丛中起伏着，在朝阳中，世界沐浴在圣洁里。

麦尔被感动了，在野花草地的远处，麦尔看见多吉的身影，多吉在向牧民买牛奶。

麦尔轻轻放好小拉姆，朝多吉走去。

草原上逐水草放牧的牧民的帐房简陋极了，几个拖着鼻涕脏兮兮的孩子围在多吉的身边，多吉挤着牛奶，唱着民谣

逗孩子们。

麦尔安静地看着多吉和孩子们。多吉扭头发现了麦尔，站起来，示意麦尔：“来，你试试。”

麦尔有些扭捏地小心翼翼地捏着母牛的乳头，母牛嚼着草，走开了。

麦尔尴尬地站起来：“我没干过，我不会。”

牧民家的女主人咧开嘴，黝黑的脸上挂满淳朴的笑，递给麦尔一个木碗，麦尔一看，木碗里面，雪白的牛奶上，还飘着草屑和黑乎乎的东西。

多吉把牛奶一饮而尽，拎着牛奶壶往回走。麦尔跟着他，麦尔扭头看看帐房：“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吗？毕生的梦想就是去拉萨朝圣？”

多吉平静地：“他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都是这样，但愿生活永远这样，母牛生下小牛犊，草原每年野花盛开，只要有牛奶，茶和盐，生活就足够了。”

麦尔忍不住追问道：“那么你磕长头，许愿是为了什么呢？不就是想要梦想中的生活吗？”

多吉站住，望望麦尔，又望望草原，安静地：“我的梦想就是这片土地和草原。”

多吉从麦尔的头发上摘下一片小小的花瓣，举到麦尔的眼前：“瞿麦，龙胆科植物，夏天开紫花，可药用。麦尔，这就是你，这儿全是你……”

麦尔顺着多吉的手势望去，朝阳下，一大片盛开着龙胆花的草原。

太阳仿佛挂在草尖上，那些不起眼的小花茂盛地在藏北高原上铺天盖地地生长着，茁壮的生命力量无声而质朴。

远处，念青唐古拉山口巍然挺立。

巴桑在他们的身后扯着嗓子唱起了青藏高原：“呀拉嗦，呀拉嗦……”

拉姆在布满水汽的窗户玻璃上用手

指画出一幅水波浩渺的图画。

野花烂漫。

麦尔举起野花对着朝阳喃喃道：“瞿麦，瞿麦尔……”

74. 纳根山口，外，日，1999年10月5日

汽车吃力地爬上山口，经幡飘扬。赭红色的山是纳木措的守护神。

没有一点心理准备，纳木措在转过山口之后，突然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圣湖，在高原天气变化的一阵阴郁中的圣湖，高山上的湖水，在久久期待的麦尔的眼前突然出现时，很普通，没有光怪陆离的色彩，没有起伏的波涛，安静得像一滴眼泪。

一片寂静，只有经幡在风中猎猎作响。

多吉看出了麦尔脸上的惊惶：“怎么？和你想像得不一样？”

他们写名字在经幡上。

麦尔点点头：“为什么姆拉要把那么珍贵的宝瓶祭湖？”

小拉姆还在汽车玻璃上画着什么。

巴桑松开刹车，向湖边驶去。

多吉望着慢慢接近的湖水：“纳木措不是观赏的风景，它是我们藏族子民的圣湖，包容一切生死和命运，她就是轮回。”

麦尔慢慢走近，俯视着湖水：“多吉，这湖水就像是时间的尽头，世界的尽头。”

75. 纳木措，外，日，1999年10月5日

巴桑把车停在扎西半岛上。半岛上已经有了几辆扎营的大篷车。

一辆一看就知道是远道而来的卡车泥泞不堪，车上还堆着几个汽油桶，盖着牛毛毡。

一群汉族游客从刚刚停稳的旅行车上跳下来，欢呼尖叫着奔向湖水，红男绿

女在湖边摆出各种姿势合影留念。

煨桑台旁边，叫卖桑枝和风马旗的小贩身边围着游客。

多吉和巴桑默默向着湖水顶礼，麦尔注意到了藏族和汉族在纳木措面前迥然不同的表现。

麦尔走向湖水，几个穿着和多吉他们的服饰风格不同的藏族朝圣者，虔诚地把一个个宝瓶包上洁白的哈达扔进湖水，接纳了这些珍宝的湖水依然平静。

投宝祭湖的藏人在麦尔的身边朝着湖水磕长头朝拜。

多吉和巴桑趴在湖边把湖水沾在额头上，头发上，用擦擦经模敲击水面，念经加持水中的生灵。

旅行团的导游喇叭响起来了，游客上车走了，纳木措旁边慢慢沉入了临近黄昏的安宁。

小拉姆在湖边的石摊上继续画着她心中的图画，湖水，鹰、火焰。

麦尔把风马旗贴在水面上，风马旗随着波浪逐渐远去。

麦尔的手浸在湖水中，麦尔似乎被神灵附着了一样，她注视着湖水中自己的手，纳木措阴郁的天空这时出现了光线的丰富的变化，阳光在浓重的云层后面瞬间隐约闪烁。

麦尔看着自己的手掌、指头在水中变得如同鹰笛一般透明的骨头。

心中涌出那熟悉的旋律：

为什么遇见你？

为什么认出你？

前世的梦刚刚醒来，

今生的水要流向何方？

一个藏族妇女的欢快的声音把麦尔从沉思中唤醒，她从湖里打起一壶水，走向大篷车旁边的宿营地。背上的襁褓中是一个婴儿。

远处的合掌石耸立着，光线从石中

穿过。

76. 纳木措修行洞，外，日，1999年10月5日

外院的人告诉多吉和麦尔：“修行的噶多再有几天就出关了。”

在小拉姆神灵般漫游的带领下，多吉他们来到许多大成就者修行的山洞，里面是古老神秘的岩画。

拉姆摩挲着岩画。那些岩画和小拉姆的画惊人地相似。

多吉告诉麦尔：“许多修行者毕生在纳木措的山洞里禅定，在圣湖的召唤里寻求无上智慧的启迪。”

77. 合掌石旁，外，日，1999年10月5日

平地而起的合掌石上，挂满了哈达，底下是终年刻经的人们。

多吉、巴桑请了几块经板，麦尔也请了一块，她用手指摩挲着经板上雕刻的藏文。

麦尔抬头看着石崖顶，那里是雄鹰的居所。

麦尔指点着崖顶，问那些埋头刻经的人：“你们上去过吗？”

多吉翻译他们的回答给麦尔听：“那不是我们人上去的地方！”

78. 纳木措湖边转山路上，外，日，1999年10月5日

小拉姆带着他们绕着扎西岛转湖。雄鹰盘旋。

他们在转湖的途中和背着孩子的一家人再次相遇。

面容黝黑苍劲的父亲随意地从胸前的皮袍里把光着屁股的小婴儿抱出来，

撒泡尿，又把孩子塞进了皮袍。

生命在纳木措旁边是那么简单。

79. 纳木措宿营地，外，夜，1999年10月5日

一堆又一堆的篝火点燃了。人围着篝火喝酒、烤肉，唱歌。

那个苍劲的父亲端着一大碗酒过来邀请多吉他们。多吉、巴桑、麦尔高兴地加入了他们的家庭聚会。

小拉姆安静地坐在巴桑的汽车引擎上，望着湖水。

80. 宿营地，外，夜，1999年10月5日

巴桑喝不过了，跌跌撞撞地跑开，苍劲的父亲，好客的男主人拎着酒瓶子，在草原上追逐巴桑。

麦尔往火堆里加了一根松枝，松枝发出油脂的爆裂声。

火光映红了麦尔的脸，麦尔望着火光，多吉望着麦尔，麦尔的脸庞从没有如此安宁和美丽。

麦尔突然发现多吉在看自己，多吉却迅速把眼光转移开了，寻找话题：“十五的月亮升起在东边山头的时候，噶多就该出关了，我们就可以完成姆拉的使命，让鹰笛团聚，投宝祭湖。”

麦尔有些迷茫：“那以后呢？”

多吉努力用轻松的语调回答：“你的歌声也回来了，你该回台湾去了，继续你的歌唱事业。我和巴桑、拉姆回康区，巴桑还是开他的酒吧，我还是做我的乐器。”

多吉的语调突然低沉下来，也有些伤感。

火焰发出爆炸声，更加衬托出两个人之间的沉默。

背着婴儿的藏族女人往营地靠近汽车

的一个汽油桶里灌进水，围拢木柴烧水。

多吉轻轻唱起了那首赛歌会上唱过的歌：

“心爱的姑娘，
我不能为你留下，
我是个放羊的流浪汉，
你木楼上的窗花不会发芽，
我要去远方，
心爱的姑娘，
我爱你，
怎么舍得让你独自忧伤……”

麦尔低声重复着：“俄吉，爱，阿吉拉措，心爱的女人……”

汽油桶里的水烧热了，藏族女人脱下上衣，婴儿挂在她的胸前。女人半裸的结实的身體让麦尔燥热起来。

藏族女人自然地往自己和孩子的身体上浇着热水，火光中，水珠在女人的身体上晶莹闪亮。

小婴儿唧呀着，在母亲的怀里涌着，噙住了母亲的乳头，藏族女人埋头给婴儿哺乳，喃喃地唱起了摇篮曲。

麦尔望着多吉，眼睛里充满了渴望和灼热。

多吉躲开看麦尔的眼睛，他直起身体，朝湖边走去。

麦尔跟着他也朝湖边走去。

81. 纳木措湖边，外，夜，1999年10月5日

多吉站在湖边，水光的反射中，他的身影像鹰一般挺拔。

麦尔站在他的身后，伫立良久，两个人突然同时发出声音：“我，你……”

麦尔靠近一步组织着自己的语言和思维，语调凌乱，像个做了错事祈求原谅的小姑娘，一边找话说，一边扭着自己的双手：“多吉，谢谢你这一路上对我的照

顾，我很笨，给你惹了很多麻烦，我生病，弄丢了鹰笛，但是我一点也不生你的气，你说那是你们的事，不是我的事，其实都是我们的事……”

麦尔语无伦次。

他们身后不远处，追逐巴桑的藏族父亲回到了他的营地，火光的剪影中，可以看见他裸露的胸膛和女人裸露的身体纠缠在一起，他们亲吻着，无所顾忌地嬉闹着，情欲像火焰一样自由舒展。

麦尔回头望他们一眼，咽了一口口水，终于大胆地：“多吉，一个藏族男人会爱上一个汉族女人吗？”

多吉没有回头，望着远处，沉默一下：“会的，但是当藏族男人爱上一个女人的时候，他很害羞，他把什么话都藏在心里，他甚至不会觉得快乐，因为爱情会让他想到生命的无常，爱人会死去，他甚至无法讨好和取悦他的爱人，他不会给她送玫瑰花，也没有甜言蜜语，他只会把爱人的名字写在经幡上，留在风里，写在石头上，沉进湖里，期待着，他们不仅今生相爱，也能够永生永世里相爱。那么今生的生离死别又算得了什么呢？”

麦尔又往前靠近了一步，她的头发被风吹起来，拂到多吉的背上，麦尔：“多吉，你爱过吗？”

多吉仰望天空在努力克制着自己，用最刻板的声音说：“20岁那年，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实验室失火，我全身50%的面积二度烧伤，前后经过了7次植皮手术……”

在多吉讲述的时候，他们身后宿营地的火光突然明亮起来，几乎把天空都给照亮了，多吉的背影也清晰了。

多吉解开衬衣，衬衣从多吉的肩头上滑下来，火光中，麦尔看见多吉的后背，从腰部上升到颈部，再向肩膀两侧延伸到手臂，布满了疤痕，就像是鹰的翅膀。

麦尔捂住嘴，把自己的惊叫堵了回去。

多吉的声音还是那么平稳，就像是在讲述他的一个病人：“手术以后伤口大面积感染，必须在干燥无菌的环境中才能够控制，我回到了家乡，只有家乡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地方。两年以后，我的伤才完全结疤。肩膀、背上，到手都是疤。”

纳木措夜晚湖水的反射里，多吉背上的疤痕隐隐泛着冷冷的光。

麦尔试探着伸出左手，轻轻地用指尖抚摸了一下多吉背上肩胛骨下面，多吉仿佛触电一样颤抖了一下，但是他没有马上躲开。

麦尔轻轻地用手指像寻找吉他上的旋律一样抚摸着，嘴里用最小最小的只有多吉能够听到的声音问道：“疼吗？”

多吉尽量保持着平静的声音：“现在？”

麦尔的指尖并拢，用指肚抚过伤疤，伤疤已经变硬发亮了，但是麦尔仿佛在抚摸一匹丝绸，她轻声继续问道：“疼吗？”

多吉摇摇头：“现在不疼了。”

麦尔抬头望着多吉的背影，因为靠得很近，多吉的背影在麦尔的眼中特别高大，似乎就矗立在天空下面，麦尔又试探着下一块疤痕，手指触到多吉的肩膀的时候，多吉又颤抖了一下，麦尔心疼地：“对不起，对不起，疼了吧？”

多吉从胸腔深处吐出一个长长的呼吸，故意无所谓地：“都不疼了，植皮的时候才疼呢，皮是从大腿上取下来的，取一块，补一块，长好一块，再取一块，补一块，就像种草。”

麦尔含着眼泪笑了轻轻地拥住了多吉：“你说得轻松，像种草。”

多吉努力让气氛轻松起来，他比划一个手势：“真的，跟在藏北沙漠上种草一模一样，从别的地方把草皮移过来，种上，不

过草地还要浇水,施肥,我不用……”

多吉的声音又低沉下去:“植皮以后毛孔和汗腺封闭,不能出汗了……”

麦尔抱住了多吉的腰,脸贴着伤疤哽咽着:“别说了……”

多吉又颤抖了一下,缓缓抬起手,试图解开麦尔的双手,但是多吉的手是那么无力,麦尔把双手扣得更紧了,麦尔双手紧扣,继续怜爱地抚摸着多吉,多吉还是试图用轻松的话语来调整两个人的情绪:“麦尔,你知道那些花大价钱做拉皮美容的吗?就是把脸上松弛的皮肤割掉再缝上,皮肤面积少了,皱纹就没有了。我的皮肤就像是做了一次全身拉皮,永远不会松弛。皮太少了,想长皱纹都长不了。”

多吉的声音彻底低沉下去,他努力挣脱着麦尔的手,麦尔的手越扣越紧,多吉的手臂无法弯曲,他只能靠手腕的转动,多吉痛苦地松开手,从喉咙里发出深沉的呻吟:“麦尔,我残废了,我的两只胳膊弯曲不了,我甚至不能自己扣扣子,我残废了,我永远也无法拥抱任何人,我的爱人,我的孩子,我的朋友……”

火光中,多吉尝试着做了一个手臂环抱的姿势,背上的疤痕累累的皮肤马上崩得像弓箭一样,隐约有血珠渗出。

麦尔哽咽着甩着头,她把多吉慢慢转过脸来面对着自己,多吉张开的手臂像鹰的双翅,火光闪烁着映在多吉石头一般的面容上,多吉的眼睛深处有最深的痛楚仿佛海底的沉船一样,在麦尔的眼神里慢慢浮现出来,麦尔的眼睛一直看到了多吉的眼睛深处,痛苦深处,孤独深处。从来没有人这样注视过,因为自己的脆弱被看得清清楚楚,多吉感觉像一只无助的受伤的野兽,想拼命挣脱,却更想放弃,多吉痛苦地挣扎在陷落与决绝之间。

麦尔俯在多吉的肩膀上,胸膛贴着

胸膛,亲吻着多吉脖子上的伤疤,那伤疤从背上爬上来,绕着脖子,在耳朵背后消失在多吉浓密的头发里,麦尔一寸寸地亲吻着,时间仿佛凝固了。

多吉的双手像是被风吹乱了翅膀一样,无力地垂下来。

麦尔紧紧地抱住了多吉,多吉又挣扎了一下,猛地划开麦尔转过身想走,麦尔又从背后紧紧地抱住了多吉,把嘴唇贴在他的背上,贴在他的伤疤上哽咽道:“多吉,你不能拥抱你的朋友,你的朋友可以拥抱你啊,你不能拥抱你的爱人,你的爱人可以拥抱你啊。你不能拥抱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可以拥抱你啊,你不能拥抱我,我可以拥抱你啊。啊,你看,就像这样,我可以拥抱你啊,你拥抱我和我拥抱你,不是一样吗?我抱着你,不是和你抱着我一样吗?”

这句话融化了多吉,他慢慢转过身。麦尔欣喜地含着眼泪笑了,麦尔环抱着多吉的腰,深深地依偎在他的胸前。

多吉尽量把麦尔抱紧一点,尽管他的两只胳膊只能像剪刀一样交叉着。麦尔的头发簇拥在多吉的下巴上,多吉用下巴爱怜地摩挲着麦尔的头顶,仰望着天空,咽下泪水,背后的火光把他们的身影投向纳木措。他们就这样紧紧相拥,一阵风吹来,吹乱了麦尔的头,麦尔把多吉脱开的衬衫拉起来,麦尔给多吉扣着衬衫的纽扣,看着多吉的眼睛,扣子扣错了。麦尔发现了,脸上浮现出都市女孩儿没有的羞涩,她迟疑了一下,又把扣错的纽扣解开了,不仅解开了扣错的那粒,还把已经扣好的纽扣都解开了,麦尔一边表情羞涩,但是手势坚定地解着纽扣,一边亲吻着多吉的胸膛,就像吐蕃特女人亲吻她的丈夫那样亲吻多吉。

火焰在他们的身后发出爆裂声。

多吉伸展开双臂,滑落在腰际的羊

皮袍又穿在了多吉的肩膀上,多吉展开羊皮袍慢慢裹住麦尔,就像藏族父亲裹住他的婴儿。

麦尔的脸深陷在多吉的皮袍里,脸上充满了幸福和羞赧。

歌声像圣湖的湖水一样从湖底升起:

为什么遇见你?

为什么认出你?

前世的梦才刚刚醒来,

今生的水要流向何方?

麦尔亲吻着多吉,解开了自己胸前的纽扣,挂着鹰笛的地方留下一道乳白色的皮肤幼嫩的颜色。

这时,宿营地传来了婴儿的哭泣,火焰腾空而起。

多吉睁开眼睛,甩开麦尔,奔向已经被一片烈焰包围的大篷车。

多吉一边跑一边对麦尔喊道:“麦尔,站到湖边上去……”

麦尔敞开衣衫追过去,火光中,多吉布满伤疤的后背挺拔傲岸。

麦尔惊叫着:“多吉危险,快来人啊。”

82. 宿营地,外,夜,1999年10月5日

燃烧起来的是汽车还有车顶上的汽油桶。

麦尔跑近火场,多吉高举着光屁股哭泣的婴儿冲出来,多吉把婴儿塞近麦尔的怀里,又一头扎进了熊熊燃烧的大火。

巴桑和其他露营者跑过来,巴桑一把拖开了麦尔:“麦尔,快走开,汽车要爆炸了,他们喝醉了,他们喝醉了。”

巴桑试图朝火场里冲,但是火焰太大了,巴桑的脸立刻被汽油的黑烟熏花了。

他们刚刚转身,汽车就在他们身后爆炸了。

燃烧的几个汽油桶在墨蓝的天空中像礼花一样灿烂。

汽车架子和宿营地的帐篷一起被热浪卷上了天空，一个人影在火光里隐约晃动了一下。

巴桑一头扎倒在草地上，其他的朝圣者对着火光念起了六字真言。

麦尔抱着婴儿，一切的声音仿佛都消失了，只有心中的歌声流淌：

为什么遇见你？

为什么认出你？

前世的梦才刚刚醒来，

今生的水要流向何方？

麦尔的怀里，头发毛茸茸的婴儿涌动着，突然含住了麦尔的乳头，他努力吮吸着，长长的眼睫毛像黑色的蝴蝶。

小婴儿含着麦尔的乳头，一只小手抓着另一个乳房。

汽车又发出一声巨大的爆炸。

麦尔看着火焰，抱着婴儿，安静下来，平静地：“多吉，我们来生再见！”

火焰像莲花般供奉在黑夜永生的灵魂面前。

83. 汽车上，内，夜，1999年10月5日

小拉姆在车窗上画下我们见过的图画，鹰的翅膀在火焰中升腾。

84. 纳木措，外，日，1999年10月6日

火焰燃烧过的地方，许多朝圣者自在地煨起了桑烟，放下几块经板。

一切平静而神圣，没有痛哭和哀伤。

麦尔背着婴儿，巴桑捧着宝瓶面朝湖水，小拉姆轻轻吹响了鹰笛。

麦尔像一个藏族妇女一样，把自己的一头蓬松的卷发辫成了两条辫子，一

边辫辫子，一边轻声哼着一首心中的歌谣，朵尔在麦尔的背上睡得很香。

麦尔从没有如此安宁过，充满母性。

85. 修行者山洞，内，日，1999年10月5日

山洞外面鹰笛的声音和山洞里神秘鹰笛的声音融合在一起。修行者噶多的长长的眉毛颤抖着，眼睛突然睁开。

噶多走向洞口，阳光洒满他修行之后灿烂的身体。

86. 纳木措湖边，外，日，1999年10月6日

小拉姆把胸前的鹰笛捧给噶多，噶多用额头轻触鹰笛。

噶多取出自己怀里的另一只鹰笛。

噶多把鹰笛轻轻地触碰在麦尔怀中小婴儿的额头上，婴儿黑色的珍珠一样的眼睛。

噶多把两只鹰笛合在一起放入姆拉的宝瓶。

在噶多的诵经声中，宝瓶从小拉姆的手中缓缓沉入湖水。宝瓶向着湖水的最深处一直坠落，一直坠落，而无数的生灵和时光，还有轮回中的命运却一直往上升腾升腾。

小拉姆忽然念起了六字真言：“唵玛咪呗唵！”

麦尔欣喜地抱着婴儿聆听着灵魂深处的声音。婴儿的啼哭、鹰的长啸，小拉姆的六字真言还有噶多的诵经声一起回荡在神山念青唐古拉和圣湖纳木措的上空。

87. 纳木措，外，日，2005年6月。

阳光灿烂，麦尔带着六岁的朵尔回到了纳木措。

朵尔注视着和大海一样的圣湖。

修行者噶多注视着麦尔：“孩子，你回来了，前生今世的天缘却难以了解啊。”

麦尔微笑着在噶多面前虔诚地合掌顶礼。

麦尔走向湖边，来到那个心碎的地方。

当年多吉去世的地方已经堆起了高高的玛尼堆。

玛尼堆上拉着许多五彩经幡。

多吉的声音：“当藏族男人爱上一个女人的时候，他不会说在嘴上，他会心凝，因为生命无常，爱人会死去，他不会给她送玫瑰花，他只会把爱人的名字写在经幡上，留在风里，写在石头上，沉进湖里，期待着，他们不仅今生相爱，也能够在永生永世里相爱。那么今生的生离死别又算得了什么呢？”

麦尔亲吻着被酥油擦拭得光洁油润的青石，上面用藏文和汉字刻着多吉的名字。

朵尔抱来一块石头，轻轻地垒在玛尼堆上。

朵尔把经板供奉在多吉的名字前面。

朵尔瞭望合掌石，远处湛蓝的天空，飞翔的雄鹰在孩子的瞳孔中，逐渐幻化成一个明点，凝固在白云之颠。

朵尔和麦尔的对话：“阿妈，阿爸在湖里吗？”

麦尔：“音。”

朵尔：“阿爸是一条鱼吗？”

麦尔：“阿爸是鱼，也是鹰，是野花，也是白马，阿爸会和我们再见的，这儿的一切生灵都是我们的亲人。”

音乐响起，最后一行字幕：“所有的生灵都是亲人！”【全剧终】